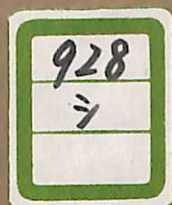


小畜外集



小畜  
外集







小畜外集  
七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景宋寫本  
景印魚書板心高營  
船尺六寸七分寬五  
寸一分

据郁泰拳舊藏鈔本補

小畜外集序

或謂言不若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資乎言。較于事為其貫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乃德與功偕，文備於道，嘉謨讜論，見信于時，主遺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為唱酬之友，及策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召試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奏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





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犀帶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  
士俾公面賦長歌 上覽而喜曰此不踰月當遍天下一  
日侍宴瓊林宣至膝前顧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步  
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言無以  
報稱故自登文館至陟禁林知無不聞入則以告 兩朝  
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待之士論以公卿薦之  
然而襟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已不為時屈 上知其  
然使宰執喻旨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已三坐左  
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黜賦以見志有不屈于道百謫何虧  
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  
未艾公援漢文君臣單于事勸 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

据郁泰峯舊藏鈔本補

勞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早亢奏省  
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已先稍  
贖尸素之罪在 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虜好赦李遷  
為請復議減冗兵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  
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  
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  
幾臨潢講和平夏對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幣多公先識之  
所啓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者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  
翰林辭誥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語  
之文端拱箴切廟上躬待漏記規儆時宰上三賢疏推原  
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



議論書序理極精微詩歌贊頌義專比興雖在燕閒或罹  
憂患凡有論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  
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  
是位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  
乎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所以發  
而為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亡也 天子嗟悼賻家卹  
後恩踰常比嗣子嘉言擢祥符進士 上以詞臣之裔持  
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曾孫汾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  
降等 仁宗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  
課 上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為朝議大夫集賢校理  
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誼足以垂裕後昆則夫戚孫

据郁泰峯舊藏鈔本補

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藁晚年手自編綴集為三十  
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已之集大成也後集  
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  
于世而遺文墜簡尚多散落集賢君購尋衰頽又得詩賦  
碑誌論議表書凡二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  
先志也謂僕嘗學舊史前言徃行多得其詳見諸序引久  
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于鄙  
俚國初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  
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浮偽去陳言  
作而述之一變于道後之東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  
而踐突奧繫公為之司南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充大門閥



振其絕業傳於無窮又足以繼紀事述志之美也不其偉

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負樓華一句無

不知鳴玉谿山下何似仙娥水石間免被尋常桃李妬自

開自落隱商山

鳴玉谿志州木蓮花生處

和仲咸除知郡後雨中戲

十三

明代何人為薦雄專城猶與眾人同徒聞清政如黃霸尚

借緋衫似白公我有金章知是忝君無銀槎信為窮

白公詩云

銀槎長隨不須厭見隨車兩歲晚當期五穀豐

又和仲咸謔成口號以代優人之句

就轉專城喜氣舒開筵應待雨晴初又淹駁正春坊筆為

重循良刺史車事簡郡齋唯檢藥夜長鈴閣只看書好傾

官醞招閑客籬畔金英尚有餘



移入官舍偶題四韻呈仲咸

賃舍喧卑謫宦情  
同年邀我住公庭  
不離鍊藥煎茶屋  
便坐吟詩看雪廳  
苔逕乍行侵屐履  
綠竹窓初卧滿床  
青使君公署雖宏敞  
未見南山翠似屏

副使公字比對山

仲咸借予海魚圖觀罷有詩因和

偶費霜縑與絲毫  
海魚圖畫滿波濤  
搭床難死慙龜殼  
把酒狂歌憶鱗螯  
蟹脚多垂似帶鋸  
鈔齒密利如刀當  
一一窮真偽  
須把千尋鐵網撈

贈高洛龐主簿

織女溪前貧主簿  
仙娥峰下舊詞臣  
久棲枳棘方茲困  
謾帶貂蟬不是真  
七里高山雲簇簇  
一條丹水石嶙嶙  
秋來

魂夢應相似同是帝城東畔人

高州進士張齊說將赴春闈以讀別馮中九

馮君酬和予亦次韻繼之

風雪騎驢去八關  
試期難伴貳車閑  
桃花好躍三門浪  
芝草休尋六里山  
錫宴吟春爛漫舊房從  
鑲石屏顏明年得意歸來日  
不見麻衣泣玉斑

再賦一章用仲贈別

七榜御前搜俊造  
高州終未識遷鶯  
可憐白屋孤寒士  
更住深山寂寞城  
獨跨蹇驢雲外去  
仍攜稚子雪中行  
生有年十三無家不託學之而去  
散官不敢將書薦  
空解吟詩說姓名

仲咸見子一百六十韻詩相贈因以四韻答



之來詩云葦來 是風騷 李杜壇  
邊好策熟故以用 之 荅之

勞將詩什比兵權 兵數雖多氣不全 烏合師徒空百萬 虎  
賁精銳只三千 揚鏡正突漁陽騎 避箭甘回赤壁船 若許  
英雄君與操 更當劇勵整橐鞬

次韻和仲咸感懷貽道友

莫問窮通事 若何過花逢 酒且狂歌人 情易逐炎涼 改官  
路難防陷穽 多只合收心 拋世網不須推命說 天羅如今  
玉石休分別 免被無辜刑 卞和  
好齊生死與窮通 古往今來事略同 軒后謾留燒藥鼎 漢  
皇虛築望仙宮 鑑中容鬢看 老夢裏榮枯旋旋空 不逐  
冥鴻天外去 可憐憔悴撲燈虫

次韻和仲咸對雪吟三十韻

靜對春天雪 特烹月俸茶 副使俸性 茶一色 久閑便 平澹薄漸老  
厭諠譁 徙倚終朝看 溟濛向曉加 應同頭上髮 復亂眼中  
花 光暝侵燈閣 聲繁拂竹斜 東風吹片片 北戶積些些 最  
豁三農望 勻淹百草芽 潤勝天上霜 媚掩日邊霞 史筆應  
先紀 豐年的不賒 舞繁農叟袂 飄逐使君車 善政商於郢  
優閑副使家 酒錢隨分有 詩筆且須誇 岸灑泉聲好 公署南即  
卅園滋薺色嘉 商於地 暖無心思 北闕有興 讀南華 地隱  
商於洛山 絲楚興巴 南山東入楚 拖腸甘似鼠 盡足不爭  
純有病如原 憲無才敵景 蓋 一云力何反 由來叩寂寞 全  
勝事 騎奢世態 誠堪笑 前賢亦可嗟 絳侯憎賈誼 白傅怨



王涯 白公始右贊善敗江州刺史時王涯為中書舍人上  
及開甘露事賦詩云當君白首同歸  
日是我青山獨往時蓋為涯作也 宣室終前席潯陽暫

種畬 白公江州詩云歸  
升沉常自得消息一何佳自顧曾

傷翼甘同不食瓜但全縷蟻命敢闖虎狼牙竹箭天生直

潢汚地本窪敢云求富貴且免奉姦邪夜黑燈燒樺 高州無油

多坑 樺燭朝飢飯帶砂尚愁紆紫綬豈望署黃麻親壽高如鶴

兒嬌語似鷓時時傾一酌聚口笑嗒呀

春日

門冷官閑似死灰人言今日是春來猶殘舊賜銀幡勝且

向山州當酒杯

問四皓

四塚累累豈是仙避秦安漢道空全紫芝探處應辛苦何

似腰金食萬錢

代荅

何必驟鸞上五雲由來吾道貴全身君看白日冲霄者多

是偷桃竊藥人

和仲成杏花三絕句

莫道高山節候遲晚來簾外半空枝明朝落盡無蜂蝶冷

暖人情我最知

堦前已見三分落枝上都無十日繁誰伴多情王副使以

詩傾酒與招魂

老去對花多感嘆春來耽酒少康寧也知此事終無益免



被漁人笑獨醒

知州廳杏花昨日爛漫錄事院今日零落唯  
副使公署未開戲題二韻

知州宅畔繁如雪錄事廳前落似梅副使官閑花亦冷至  
今未有一枝開

放言詩

元白謫官皆有放言詩著於編集蓋騷人  
之道味也予繼才不侔於古人而謫官同  
矣因作詩五章章八句題為放言云

首章  
載正

集今餘  
四首

榮枯禍福轉如輪幽閤難欺有鬼神天上若無司報者世

間爭向不平人夏蟲莫恠冰壺色秋隼休猜月窟身吾道  
斯文如未喪且憑方寸託穹旻

賢人維學心無悶君子須知道自消德似仲尼悲鳳鳥聖  
如姬旦賦鴟鴞看松好待嚴霜降試玉宜將烈火燒青女  
祝融如不黨願分頑石與山

人生唯問道何如得喪升沉總是虛寧可飛鴻隨四皓未  
能魚腹葬三閭傳巖偶夢誰調鼎彭澤高歌自荷鋤不向  
世間爭窟穴蝸牛到處是吾廬

靜筭人間事偶然窮通未必在穹玄關從白馬欺來度赦  
被青繩暗裏傳禁樹罷吟紅爛漫江離且詠綠芊絳放言  
詩什誰堪贈焚贈微之與樂天



海棠木瓜二絕句 并序

上維郡西百步有郵亭、植海棠一株花甚繁麗又有木  
瓜數十本清明前二花競開如較勝負言其艷則木瓜差  
劣矣言其華而實則海棠宜有慙色木不能言戲為贈答  
豈惟自適亦取諷于有名無實者矣

海棠贈木瓜

我向高山占斷春風流還似錦江濱群花自合知羞耻莫  
對西施更數顰

木瓜答海棠

莫誇顏色關扶疎穠艷繁香總是虛看取衛風詩什裏只  
因投我得瓊琚

春居雜興

二首元四首  
二首在正集

閑寫新詩十數篇曉來鋪向竹窓前無端驚子欺人睡故  
落春泥汚綵牋

一夜春雷百壑空山家離落起蛇蟲無端蚯蚓爭頭角觸  
破莓苔氣似虹

哭羅三

二首元五首  
三首在正集

故署作郎直史館羅君諱處約字思純僕之執友且同年  
生也以淳化元年十月捐館自僕謫宦商於往往入于夢  
寐悲感之思見之于詩

生死雖殊道義存曉來襟袖有啼痕只應知我方憔悴時  
向高山入夢魂



同試五項為縣吏共求三字作詞臣僕早歲與思純在蘇州同為縣令每日私試五題約以應制必取而制官僕偶塵忝而思純實志以終西垣謫宦何須恨若比羅三是幸人

仲咸以予編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韻詩相贈依韻和之

詩戰雖非敵吟多偶自編齊強侵北鄙許販守東偏齊秋  
僕我北鄙又鄙許奉許叔猶恨多虛日何妨且繫年到  
居于東偏蓋喻許之強弱  
部一平唱和龍媒難趣逐鴛鴦賴驅牽拙句傳非夢雜詞始及百首  
縱自天一嘲花灼灼再詠鴈翩翩白雪終無繼洪崖謾拍肩  
駭鷺元在漢墮鼠不成仙剛發鋒鏑利衡誠勢力懸石  
因良王潤聚借錦衣鮮糠粒豪家笑錮羹古味全虎鹽宜

燕享猴棘謾雕鐫我筆非江氏君才比孟望豈勞開舊旆  
早洽步花磚重甚連城壁精於萬選錢西江聞祖德馮定西江  
送客詩文諷詠南國許名賢仲咸近左大夜閣調琴月秋堂煮茗  
煙淡交輕勢利孤達鄙榮遷媚挹懷珠水幽聽噴玉泉謫  
居叨屬和都志命迤邐

仲咸以一首苦雨兩日忽晴以四韻見寄因次元韻兼紓客情

愁霖百日思低迷昨夜星辰似舊時稼穡已傷憂客計津  
梁全壞怯歸期丹河浪減沙痕漲錦嶺霜晴月影遲喜霽  
未遑抽賦筆勞君先惠碧雲詩

唱和暫停霖淫復作因書四韻呈仲咸兼簡



宋從事

山雲漠漠雨霏霏正是騷人唱和時  
請宦慙無賈生賦愁霖合有謝公詩  
已妨步月塵凝榭是歲中秋夜而恐誤登高菊滿  
籬且喜賓筵得同道不為篇什欲何為

次韻和仲咸送池秀才西遊

夏課詩成又旅遊離離秦樹葉驚秋  
青霄路在何難到白雪才高豈易酬  
幾處讀碑尋野逕共誰沽酒上高樓  
商於逸客曾如此繫滯空思十二旒  
丁未第前客遊十年矣

與方演寺丞覓盆池

竊宦門墻冷似村看山廳下露莎繁  
涵星冰月無池沼請致泓澄教斛盆

仲咸因春遊商山下得三恠石鞞致即齋甚

有幽趣序其始末題六十韻見示依韻和之

詠盡千峰雪吟行六里春布多成暇政方稱好閑  
身物得商山下形如震澤根初期穀成麥乍遇  
魏榆神因異它山石還同似玉珉繞看猶汨沒  
斲見漸輪菌草擁才抽甲煙封幾得辛陰陽家流謂一歲為一度得辛綠藏苔漠漠青飢葉蒸蒸蛟屢  
渾疑活琳琅勢逼真杖鼓清有韻衣拂瑩無塵起似生徐甲扶如醉伯倫知吾憐磊落或言仲移爾出荒榛留滯誠  
為久遭逢蓋有因勝攜鷹鵠印喜遇駭鷄珍齊列幽齊畔休藏古澗濱未邀耽酒客也白謂先對抱琴人仲咸帶鮮形  
雖瘦穿交氣已振自非懷峭絕安得免沉淪月影無雲



夕煙姿有雪辰參差光互動高下勢相均樓待同嘉士搜  
求等雋民擇 勞拂拭感遇似陶鈞撫惜情如舊裝添景  
自新憲風聲浙：簷鳥語欣欣映合移紅藥遮須翦綠筠  
使君安置後勾我往來頻捫樸閑垂袖俛挨醉脫巾海山  
豈 華岳小嶙峋鷲毛毳瑩如霞蝸涎曳似銀峰巒輕蕙  
齒雕琢笑麒麟雨霽嵐光滴春晴黛點勻鼎分聊自得芝  
秀好相親宋隕知難及秦鞭似弗仁無瑕收作寶不速敬  
如賓仙掌憐應拔山眉妬亦頻罇開青虎眼痕駸黑虬鱗  
恠隱深難測神驅恐不違倚多涼透骨卧近冷侵茵感縮  
迴蛇尾鎗訝酢獸脣雲孤堪結伴松老合為隣對恥風標  
俗題愁格力貧玉堆深媿白白公太湖石詩錯落  
復在鬼蒼然玉一堆

如彬沈彬詩云黛嶺千山  
出蜀未人以爲警策埋去甘長往移來忽併伸露噴  
秋洗髮雲觸曉生津清越特堪叩嵌空永不磷似龍兼易  
擾如虎豈難馴夜檻含星彩暗軒燦日輪三人鎗脚看州  
賓客唯別使推一盞甕頭醇三人常對  
官仲咸三人耳羅刹迎潮怒干將  
插土皺沉沉吁可恠瑟瑟比難臻關瑩寧饒壁爭年不讓  
椿閑書堪試筆醉坐好垂綸何啻為三友白公雙石詩云  
石雖不能言許  
我為三友還應直萬緡貪看碁錯路競愛酒忘巡利若刀懸蜀  
危於閣聳陳一拳終太小五色却非純有泐應難待無言  
詎可詢摩挲詩玉立圍繞似環循為匠雖非邱吟詩莫謂  
秦湏容一株上題着舊詞臣

訓仲咸雪霽春融偶題見寄之什



瓊華消散暖風來，多費陽春白雪才。守道也知心下樂，流年爭奈髮邊催。君愁離別煙花好，我待量移翅羽開。漸老分飛更堪惜，海棠凋盡始應回。來詩云：傳語東歸玉到，也須到却海棠回。

和安邑劉宰君見贈

數年侍從立丹墀，掌誥長慙格調卑。左官久勞青瑣夢，歸山猶負白雲期。一生得喪唯憑道，千古聲名合在詩。深謝多才遺佳句，此身休退是何時。

詞上人見訪復謁，不過留刺而還有詩見謝，依韻和答。

湯休訪我我重尋，獨叩松關絕好音。滿袖塵埃回俗步，一爐香火隔禪林。偶留刺字情非淺，忽枉詩章思更深。猶喜

誦官無吏役，往來從此伴閑吟。

次韻和朗公見贈

朗公少年曾遊荆湖，識虛中齊已。

朗公垂老尚吟詩，曾泛三湘看九疑。欲問勞生心接續，強酬佳句思遲遲。紅塵無味碧嶂携僧自合宜，共待中條山有雪，寺樓吟盡更同誰。

鹽池十八韻并序

鹽池之大古無題者，有城都長安河東為近輔地實屬焉。名人奇士遊者多矣，遷都建郡已來亦在千里之內。凡所臨莅率皆儒臣，竟無一辭以紀勝槩。天定惠我使之補止，淳化四年孟夏月始自移于解梁會宗人太常博士，伺且領池事遊覽之際憤然成章，三十六句，雖不虞於



前輩豈敢誣于後生人或繼之實自予始

極望似江沱漫起素波兩池泉不竭萬古利還多場吏

輸半額哇丁奉月課平收時車併載種處地先磨碎顆珠

凌亂乾聲玉切瑳岸平開雪苑渠濬折銀河衆鵠齊翔舞

群羊自寢訛本源皆馮瀆異端亦鹹醜沫訝浮鷗鷺津堪

漬蚌螺煮勞輕渤漸煎苦笑牯犝兩打重歸水菴盛更覆

蓑監風吹作片烈日曬成切戈海末知難及蕃青不的

過惠人食困闕均口賦無頗涿鹿城雖近蚩尤血若何相世

傳皆云鹽池是蚩尤血又有有時紅爛漫是處白崖

史傳不載鹽池水有時一如一城潤下終資國靈長任酌蠶江梅須待我金鼎始能和

賃宅

萍流匏繫任行藏惟指無何是我鄉左官只拋紅藥業做  
居猶住玉泉坊白公渭北眠村舍杜甫漢西賃草堂未有  
吾廬莫惆悵古來賢達盡茫茫

題滁州懷嵩樓唐李衛公守  
滁州日建

昔是優賢地今為省過州非賢亦非過醉卧懷嵩樓

次韻和史館丁學士赴闕書懷見示

清夜哀吟敵曉鷄行藏無玷白於圭陽春寡和人傳郢肉  
味都忘子在齊絕俗文章終遠大循資班列暫卑棲看君  
更刷鸞皇翼一舉方知鸞雀低

次韻和丁學士途中偶作

淮海豐登接帝畿家家耕破舊荒陂乳牛引犢精神健野



史携孫鬢髮衰河市妓翻輕倩社道人挿小紅旗憑誰  
盡取村田樂盡使憂民聖主知

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

出入西垣與內廷十年四度直承明又為太守黃州去依  
舊郎官白髮生貧有妻賢須有祿老無田宅可歸耕未甘  
便葬江魚腹敢向台階請罪名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八

雜文

海說

拾簡牘遺事

諭交趾文

弔稅人場文

續戒火文

雙鸚誌

詛掠剽神文

單州成武縣行宮上梁文

海說



凡物有納者必有所出海吾見其納也未見其出也然則  
彌天地更萬世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雖海之鉅者庸  
能不滿溢乎伯陽謂海為百谷固為王矣固善下矣然不  
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猶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故朝  
夕被海之澤者曰海之功也何以明之海涵虛東荒密邇  
賜谷每日浴于淵而氣騰乎天由是蒸而潤者謂之露噓  
而霏者謂之雨飛而結者謂之霜飄而散者謂之雪雨露  
之生成雪霜之收藏是萬物朝夕被海之澤也明矣譬設  
鑿于釜蓋之以盎缶則釜未沸而盎缶已濡矣物之小者  
猶爾况巨浸乎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或謂方  
載萬里海在一隅豈海之澤能備于天下邪噫海既為王

矣則以五湖為五侯以九州為九伯以四瀆為四岳至于  
池沱沼沚陂澤浦藪皆附庸也故五侯得以專其惠九伯  
得以供其職各以其所屬土地分野而為雨露以生成之  
為霜雪以收藏之斯亦上尊王室而旁市民利也誠所謂  
有所納而必有所施者爾故古之王者厚往薄來以恩信  
御天下不敢侮于鰥寡況諸侯乎故禹會塗山玉帛萬國  
未聞禹之盈而覆滿而溢也蓋所納鮮而所施廣矣尚受  
積粟渭橋聚財鹿臺知所納而不知所施故盈而覆滿而  
溢亦宜矣是知海不特以柔遠而為尊亦以惠物而能永  
是以屯其膏者易象有悔竭其澤者詩人攸譏自秦郡天  
下思苦惠乾食民若蠶吞國若鯨六雄之鬼餒而不祀兆



民之首懸而不解漢用晁錯削奪諸侯親之恩絕于上  
憧之賦疲于下厚歛自足多藏取亡吁可惜哉以至天  
道用違人心以離春露之不滋夏雨之不時秋霜之不令  
冬雪之不正怨氣積而為驕陽謗言振而為迅雷賊虜散  
而為飛蝗戰骨化而為暴電凶荒盜饑良由是歟嗚呼人  
君者大海也諸侯者江湖川澤也兆民者百穀草木也人  
君善下則諸侯歸之國君利下則兆民戴之苟有所納而  
無所出知其積而不知其施則諸侯叛兆民亂矣又焉能  
長久乎如是則為天下者無于人墜當于海墜

拾簡牘遺事

秋鄭饑鄭伯使子產如宋乞糴宋亦辭以饑子產還舍于

葛地遇田父之私者召而與之語曰父老矣凶荒水旱  
悉嘗之今茲國饑君使不佞如宋乞糴宋復以饑辭我句  
以今計稔闕逾月之食國將若之何對曰吾農夫也皆嘗  
計于家未嘗計于國子產曰願聞家之說對曰歲在取甯  
鄭已饑矣葛有公孫氏吾之婚姻也井田車賦非不佞也  
嬰羞丁壯非不等也播植儲蓄非不同也然公孫氏之子  
忝于惰者也食非甘弗食也衣非鮮弗衣也雖有終歲之  
蓄不數月而廩已虛矣由是有老而擠于溝壑者壯而為  
人傭賃者幼而斃于餓殍者吾是歲之不足也命僮隸之  
可去者去之慶弔之可絕者絕之犬鷄羊豕可市者市之  
丁壯之勞者精其食音以充之嬰羞之優者半其菽以供



之故卒歲而家無菜色焉是吾之計于家也國則吾不知  
噫吾又聞宋鄭耦國也今宋飢鄭亦饑矣唯儉者能存之  
合以吾之公孫氏為戒乎子產歸以告曰鄭伯遂命賁饋  
膳節車服宮掖之冗食者出之官吏之不急者廢之戒廐  
馬之粟去坊集之載削聘會之儀寢宴享之禮是歲也鄭  
國饑而不困傳言農鄙之言不可棄也

### 諭交趾文

皇上之嗣位之五祀國家將取交趾歲貢賤臣王某謹頓  
首上言請為文以喻之曰夫中夏之于蠻貊猶人身之有  
四肢也運動伸縮隨諸人心故曰心為帝王之謂矣苟一  
手一足間血脉有滯筋骸不寧則必藥餌以攻之攻之未

和則必鍼砭以達之非不知藥餌否口而鍼砭破膚也蓋  
所損寡而所益多矣君天下者其猶是歟我

太祖皇帝受禪于周啓國在宋聲明文物一變及古居帝  
王之位視蠻貊之病故一之二歲藥庸蜀餌湘潭三之四  
歲鍼廣越砭吳楚筋骸血脉渙然小康非王者神機睿略  
疇能至于此乎洎 我后嗣守丕基躬覽庶政以為井汾  
者心腹之病也苟心腹未治四肢庸能治乎于是鍊仁義  
之藥餌修道德之鍼砭大瘳乎并一進而愈九州四海既  
康且寧顧爾交州遠在天末實五服之外亦四肢之餘譬  
之于身猶一指爾雖一指有患聖人得無念乎是用開爾  
昏庸被我聲教爾其從乎沈在有周白雉來獻降及炎漢



銅柱高標至于皇唐常曰內地唐末多難未遑區平今茲  
聖朝孟履萬國太平之業亦旣成矣封禪之禮將以修矣  
俟爾至止康乎帝躬爾無向隅為我小恙俾我為純踏斷  
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矧夫爾水生珠我沉于泉爾  
巖孕金我捐于山非利爾之寶也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  
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  
民鳥語我有詩書將赦爾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煮我  
飛克雲灑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鎔我張舜琴扇為薰  
風爾天星辰人謂不識我迴紫微使之拱極爾地魑魅人  
懼其恠我鑄大鼎使之不害出爾島夷觀明堂辟雍乎脫  
爾卉服視華衮山龍乎爾其來乎無速厥辜方將整其軍

徒戒其鉦鼓向化我其救逆命我其伐惟向背吉凶在爾  
審

弔稅人場文并序

峽口鎮多暴虎路人過而罹害者十有一二焉行役者目  
其地曰稅人場言虎之搏人猶官之稅人因為文以弔之  
其辭曰

虎之生兮亦稟亭毒文彩蔚以錦爛睛眸赫其電燭爪利  
鋒起牙張雪齧巖牛爾游漢乎爾育匪隱霧以澤毛惟啞  
又而嗜肉豺伴鉅鄰林潛草伏嘯生習之風視轉耽之  
之目始有霜徑晨征陰村暮宿爾必搏以療饑啗而充腹  
骨委溝壑血膏林麓恨魄長往悲魂不復旅人無東海之



勇娶婦起太山之哭至使賈說高談飛川走陸賊彼獸之  
攸暴示斯場之所酷騎者為之鞭蹄車者為之膏軸鉞者  
謂之發刃弧者謂之挾鏃來之者有備過之者在速鮮不  
魄駭魂驚而神譏思復者哉於戲虎之搏人也止於充腸  
官之稅人也幾於敗俗則有泉湧鹿臺之錢山積巨橋之  
粟周幽厲之不卹漢桓靈之肆慾是皆收太半以充國用  
三夷而禍族牙以五刑爪以三木搏之以吏啞之在獄馬  
不得而馳其蹄車不得而走其轂鉞在匣以誰引矢在弦  
而莫屬斯場也大於六合斯虎也害於比屋雖有黃公之  
力莫得而戮雖有卞莊之戟豈得而逐必在乎立道德而  
為戟為刃張仁慈而為弁為機俾爾獸之馴擾見我場之

坦夷乃莫克難惡除澆滌漓帝道以之蕩蕩人心以之熙  
熙自然來騶虞之仁獸返淳風兮庶幾

續戒火文

成公綏有戒火文似未盡其義因賡其辭以矯之

天垂象兮火曜斯備惟聖人兮則之而鑽燧俾回祿之所  
掌設禹宮之正位祝融尸以行令炎帝命而為紀就乎燥  
苦乎味司燔布政以救疾燧人化食而興利既炎崗而滅  
亦燎原而熾蹈之者死望之者畏雖濟世以彰德亦興災  
而作沴始有問焉于魯廡照燕于吳宮社鳥鳴以啁唧池  
魚涸而噉喙秦陵則三月不息晉庫乃一夕而空焦光卧  
室以煙勃麋竺還家而焰烘鮮不物逐炤落家隨燼紅執



展禳除之力孰施撲滅之功于是陳番搆以在外設鯁走  
以居中或命酒以三噐或用馬於四廊積水器以為禦表  
火道以遐通塗屈之戒斯設曲突之言是從正平徒惕惕  
以展力火正統統而責躬濟惟濡幕以相待去葉徙葛而  
告哀我有斯命人誰不供斯亦失其本而得其終也殊不  
知室如燬者焚于民兵不戢者焚于身斯火也防之在德  
救之在仁省征賦之煙燭去侵伐之蒿薪禮樂興而鯁在  
斯具刑政明而番搆是陳如此則除害於六合防災于四  
隣又烏有煨燼萬國而煙煤兆人者哉然後劍無電以飛  
晉書不仄而滅秦救綿山之直士亢滎陽之烈臣鄙象燧  
以休謏惡雉頭而必焚俾夫烽靜大海煙清四垠則為國

為家者無忽於斯文

雙鷄志

鷄之為鳥惠而能言也人悉之矣故豪門右宗持金市之  
以為耳目之玩羅者于其利也必生致之以求善價或  
衣衿鮮翠悵苦鳴爽者往之逸千金之直癸未歲予策名  
輦下與同年觴于旗亭有置鷄而鬻者因評其直將市之  
俄有丐姬曳杖而來者熟視鷄而泣悲不自止余因詰之  
則曰姬少賤為某使之女奴惟飲食是掌侯家嘗養二鷄  
以金籠錮之置庭之左右廡下至于飲啄姬實主焉其一  
善言侯頗愛之其一終歲不能出一言侯則曰鷄之愛養  
于人以其能言爾不能言者是尸吾泉粒也不如釋之因



釋其不能言者由是善言者愛愈厚時姬幼在侯家以賤  
附責温于貞而不知衣之出飲于腹而不知食之自飯之  
餘者雖椒桂之味必覆于地饌之善者雖膏粱之美或投  
于穢而妾蓋婢隱侯莫得而知矣無何鸚鵡竊窺之侯侯至  
輒以實告而侯則笞姬姬忿其讒于已也因夜盜啟籠拉  
其頭而斃告以暴卒侯命瘞之洎侯得罪竄逐姬以賤不  
見殺放從于良將求其匹人則棄其老也將復于奴人則  
忌其去也流離民間以乞丐自給今之觀市鸚者思疇昔  
之事姬是以泣余因歎曰言雖俚事雖鄙可為君子之戒  
也且夫鸚之不言非全身遠害乎鸚之能言非許以為直  
之謂乎姬之斃鸚非惡直醜正之謂乎且念古之小人居

大用者尸廟堂之位素鍾鼎之食人之言者豈特害其身  
亦得赤其族又何啻姬之斃鸚也是以志之

詛掠剽神文

并序

予隣有右族藏錕鉞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且必觴醪豆  
載以祭于庭具紙帛繪駿以焚之煙氣空勃翳于手舍詢  
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  
沒將得用矣吁予嘗稽祀典無是說此僅出巫覡之言爾  
神乘是邪遂為文云

氣之結也清其臣濁其民氣之散也愚爾鬼賢爾神生則  
上輔君而下活人沒則咎乎淫而祉乎仁苟反是者不臣  
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有餘神矣



掠諸彼羨者豪珠倉壁款貸十償百割脂剔膏渴反弗飲  
去池然淥膠饑親弗食似音岳然芳肴紅葩碧丹宅嘗不毛  
羅雲雪手嘗不縲非豪之羨乃民之羨神果掠之適為  
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挾位飲凍奪寒裝妖覆女刮饑偷饑  
饜僕飲隸朱丹墜門且壯且麗芻粟盈廩孰種孰藝非貴  
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祇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  
宅環其堵門橫其木居有藜牀出無繡轂衣乎敗綈膳乎  
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  
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  
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貴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  
處逸苦者罹苦孰曰天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

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矣恐取神雖戾天又不  
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  
哉

單州成武縣行宮上梁文太平興國九年

竊以七十二家管仲記升平之迹千八百處相譚述紀錄  
之文蓋以三者易姓之初必受命而改制天下太平之後  
乃加厚而增高煥乎皇主之大猷倬彼古今之茂典粵自  
唐風不競巢寇暴興伏莽之徒盡聞鷄而夜舞揭竿之士  
思逐鹿以橫行皇綱於是絲棼黔首以之瓜剖求小康之  
不暇廢大禮以誠亘我國家運應千齡化敷九有天人  
克正虛危朗而宗廟安地寶方登河洛清而圖書出垂衣



裳於堯殿走玉帛於塗山一戎而倒載干戈萬國而混同  
文軌制禮作樂亦既表於成功降禪登封尚未行於舊典  
望介丘而黯色見率土之翹心遂使百辟具僚八荒夷長  
維咎緇黃之衆龍鍾耆父之人共傾葵藿之心來和鳳凰  
之闕露封章而三進對旒冕以遷延同歌時邁之詩請展  
告成之禮皇上俯從人欲上蒼天休鳴鸞特議於省方御  
路聿修於行闕莫不務崇儉德屢降詔條坊墁剗厠之人  
來從公府榱桷棟梁之用出自神州見萬乘之為心無一  
人之勞力單州成武縣者城惟古戴地即梁丘左倚宓堂  
子賤彈琴之日右鄰曹國文公觀鴈之邦牧鴈之沼漾於  
前倬玉之丘亘其後澤通魯甸入哀公西狩之郊鄉號漢

泉 武帝東封之井地征人事可得略諸監修殿直孫公  
賁連七里家門可繼於金張內品梁公位列黃門勢望  
齊於冀石知縣邢州觀察推官崔公初筮曳履依王儉之  
紅蓮百里字人憶陶潛之黃菊咸能戮力遂致儻功擇嘉  
辰而先駕紅梁迎聖日而得開象闕莫之敢指無得而踰  
爰陳善禱之文用壯非常之事兒郎偉

拋梁東東去金根御六龍祥雲未出叅天嶽喜氣先生見  
日峰

拋梁西：來鳳蓋拂雲霓祈福不勞藏玉牒禮天須至用  
金泥

拋梁南瘴海朱方化已覃願獻江茅藉鄒黍競誇西絲與



東鶴

拋梁北榆塞黑山兵久息助祭歡呼郡邸中荷氈舞柝圓  
丘側

拋梁上瑞彩祥煙擁天仗丹鳳黃麟隨輦行萬歲三聲滿  
山響

拋梁下微雨輕風導仙駕巖前竒獸縱遊嬉山畔神光生  
晝夜

伏願拋梁之後我皇功格上帝恩流溥天邦家兮如松竹之茂子  
孫兮如瓜瓞之綿赫赫兮登三而邁五巍巍兮居聖而臣  
賢同北辰兮居大等南山兮不騫庶齊休於天地垂萬祀兮千年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八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九

論議傳附

明夷九三文象論

省試三傑佐漢孰優論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

五福先後論

漢武帝用宦者典尚書議

烏先生傳

瘖髡傳

休糧道士傳

明夷九三文象論



經曰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  
土為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獲南狩得其大首也南狩者發其明也既誅其主將正其民之迷也其日固以久矣化宜以漸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去闇疏云  
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大首謂闇君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者初藏明而往託狩而行至南而發其明也三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闇君得其大首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也不可疾貞者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不可卒正宜化之以漸故曰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志欲除闇乃得大首是其志大得也論曰夫明夷者文王之卦也非武王之象也獲紂首者武王之事也非文王之時也故聖人觀九三之象言文王以

文明之盛當商紂至簡之世若南狩而發其明可復大首然以臣伐君義不可速在乎貞正俟彼貫盈故曰明夷於南狩獲其大首不可疾貞也是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諸侯以事紂此其義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言以九三之象觀之君遂發其明可以大得其志以其義不可速故悔其明也若南狩廢其明又獲大首則天下文明矣安得謂之明夷乎而王輔嗣以為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何其誤也案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孔安國注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畢服觀兵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



示以弱文王未嘗伐紂安得言既誅其主邪武王繼父之志觀兵而退此不可疾貞之義明矣又案武成云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又傳稱遷商頑民于維也何其化之速也安可謂民迷既久化宜以漸哉或曰九三良辭但云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不解不可疾貞何也對曰文王以文明之德晦明事紂不可疾貞之義于文易曉故象辭不繁述也然輔嗣注易極乎天人之際諸家莫之及也唯于此文似有未盡孔穎達猶尊輔嗣從而疏之殊不知明夷之卦用晦之世也故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此豈誅其主而正其民歟且言以臣伐君雖有文王之明遇商紂之間猶不可速況其下者哉故曰不可疾貞者亦聖人之微旨其可背乎

省試三傑佐漢執優論

太平興國五年

夫百姓不能自治命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粵自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又也在昔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猛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宮坑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蒼生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革秦之暴纂堯之緒斬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崑函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生三傑以佐焉則有應炎漢之運儲昂宿之精



舉不失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于三章收圖籍之書令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走丸此節侯為一也則有繼韓國之商授黃公之書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蔚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為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強齊如拾芥虜叛魏如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史策四百年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為三也故高祖嘗曰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為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為足以負之漢猶天也三傑為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欹傾之虞天闕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非天之道啓聖哲救黎元滅

亂秦殄強楚而興大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邪噫輔弼則同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有獲蓋指蹤在乎人矣如是則蕭張人之功也韓信太之功也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其在子房乎故蕭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感於後未若定儲君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于萬世者不為優哉

省試四科取士何先論太平興國八年

昔仲尼以周道下衰儒風不競痛九疇之攸斁疾四維之不張位屈陪臣制作之功昌著地無尺土帝皇之業何施祖述堯舜之心憲章文武之道歷聘者七十國授教者三千徒于是設以四科垂之萬世以為立身者莫若德故德



行以首之則顏閔冉仲其人也表德者莫若言故言語次之則宰我子貢其人也化民者莫若政故政事又次之則冉有季路其人也經緯者莫若文故文學又次之則子游子夏其人也用能作萬古法為百王師使後之君天下者凡欲取士必先考德是以古者立鄉里之選未廉讓之名登于三庭貢之天府者斯之謂也設若以言語取士則不過善應對專議論及其失也則捷給縱橫辯說之流進矣以政事取士則不過守循良明法度及其失也則苛刻聚斂刀筆之徒用矣以文學取士則不過通古今明紀述及其失也則浮華巧艷諛諛之辭作矣是知修其德立其行者則言語政事文學可以兼而有也何以明之且先師曰

吾與回言終日其心如愚蓋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則回之言語可知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其殆庶幾乎則使回從政又可知也又曰聞一以知十好學不倦拳服膺則回之文學亦可知也由此觀之德行之于人猶車之有輪舟之有楫不可斯須而離也是以善取士者必能使師表一人富壽百姓其為言也垂于後其為政也利于時其為文也歸于理不離堅合異以侈其言不亂常變古以施其政不尋章摘句或騁其文赫乎功名與天地共盡則德行之効不亦章章乎方今酌古典行帝道執取士之柄致得人之昌文物聲明與古爭轡在乎厚德行而薄言語卑政事而賤文辭非經邦論道獻可替否者其言不取則言語得其士



矣非化人利俗致君壽民者其政不用則政事得其士矣  
非經天緯地通古達變者其文不貴則文學得其士矣然  
後四科之名總而歸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  
之心則取士之道其在茲乎

### 五福先後論

箕子陳五福以富壽為先好德在康寧之下將以教人而  
垂世蓋以德為首并且稱洪範者世之模範也傳為格言  
貽我後代得誕其說乎夫貧富天壽人之定數天之常道  
蓋人不能易之唯德可以好而修矣設以德冠五福之先  
獨慮後之人不務德而貪乎壽富矣况列之于下邪秦皇  
漢武惑神仙之事慕龜鶴之年架橫海之梁築望仙之觀

服食鍊氣素國亡民以求于壽也雖得其壽可為福邪商  
辛夏桀積鉅橋之粟聚鹿臺之財行厚斂之風取多藏之  
禍杜絕道德蘊蓄貨財以求于富也雖得其富又可為富  
邪原憲黔娄心抱聖人之道而身病矣肯以康寧為福哉  
龍逢比干力諫亂主之朝而身死矣又肯以考終為福哉  
且夫國有德則昌失則亡人有德則立失則喪為國者為  
人者可不務乎是知老而不死為賊淫人之富為殃聞道  
而不學謂之大病見危而不死謂之偷生此四者又何福  
之云乎伯陽曰富貴於我如浮雲季氏富於周公彭祖壽  
于顏回亦不足取也由此而言德為先矣苟先乎德則使  
人舉目動趾蔑不資乎好德而壽富康寧考終列之于後



可矣

漢武帝用宦者典尚書議

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宦者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因置之自高祖已來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書擬玄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憤拜則為之冊命莞則為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石之貴苟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宴之樂任闈豎之徒于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且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苦為國者可不慎乎況夫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季固謂之喉舌韋彪比以樞機可以不慎選其人乎且宦者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爾所以于宮掖之間備閹守之用持觴進膳而已今使之統領五曹挈提百揆專臺閣之任同冢宰之司不亦難矣哉亦猶投豹芻于蹠夷遺龍章于裸裎也歷觀往古有國之君親比于宦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嗚呼黑貂絳服天閣禮闈漢之重秩也為宦者有之可痛惜爾遂使姦倖求進摩肩于朝廷忠直偷安遁迹于林藪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亂轍者乎且恐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以明之

烏先生傳

先生名光字耀卿蜀蠶叢之裔也徙家于毫叢之子堅而



有勇神農特恭理機務著經緯之略故子孫緒于後世紛  
散天下不一其族有朱紫丹青緇黃儒素者競出于世故  
墨翟子見而悲之曰叢本純素何子孫染易之若是邪惟  
先生立性疎閑抱黃白之事與漆園更有膠固之分由是  
名光始隱于陰山洞不接時事會人皇氏志衣冠禮容未  
中于度詔賢者議之先生與內戚滕虛中褚浩然葉靜光  
同日召見上深嘉歎命首冠烏釋褐拜烏臺御史因賜烏  
氏且命將作大匠治先生之德故尉遲堅鮮卑略等寔左  
右之由是角立于時每朝會燕享親賓聘接未始不以先  
生爲首或風雨暴至則賜碧油傘蓋以出夜則處上寢室  
中伸足自若上命以衣覆之其愛重如此上嘗謂人曰先

生有高尚之德天下黔首孰不願頂戴之易所謂首出庶  
物者先生有之矣微先生吾其被髮左衽矣先生爲性至  
孝每聞人有喪則手足垂墜若不自支詩曰凡民有喪匍  
匐救之者先生之謂乎先生事上既久老將求退累上疏  
乞骸骨且恐妨後來賢路上未之許尋以直烈見疎遂然  
其請先生乃退居壁州挂冠深隱虛心自樂遂終焉世謂  
先生以尸解矣先生無子以族弟慕容生爲嗣贊曰先生  
始而隱者求其志也中而仕者行其道也終而退者遠其  
害也伯陽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先生有矣夫

瘖髡傳

瘖髡者不知何許人也但見手盂頂笠丐食于九衢中而



復晦其言故法號俗氏皆莫得而聞也夫天府之大蘭若  
累百髡之丐者有馨爐鳴螺掌牌肩像以動衆者有城階  
甕廡丹椽朱桶以為題者有飯僧供佛金容碧貌以為目  
者芒張熱勞千萬其說率欲蠹人而利己也是髡獨默焉  
無辭求一錢之惠一飯之費不言利福吁可異哉或謂  
是髡不語而持行者隨而禮之或謂果瘡而真病者憫而  
施之或謂善言而為詐者從而謗之髡且不易世未知其  
持行邪果瘡邪為詐邪太原生曰瘡之時義大矣哉且髡  
果持行乃髡中之矯世者禮之宜矣果病瘡亦髡中之無  
告者哀之又宜矣果為詐一錢一食之費無大過矣與夫  
崇冠高車揚君門覩國非改失則詐瘡而不語者得不  
為斯髡之罪人乎

休糧道士傳

人有服古之儒服者衆目之曰道士其人又從而稱之復  
能不食累月一裘穿結數十年矣隆冬之日無寒色鼻氣  
如虹面光如童雖披裘擁爐而酣酒者神色未如也姓氏  
鄉里人莫得而知焉或師之以求却粒之術則曰非子之  
所宜學也非吾之所樂也蓋不得已焉衣食為民天何可  
休也但有用於時則可食矣是以君子運其智有功德及  
于人也然後食之小人運其力有利益及于世也然後食  
之吾既不仕則無功德矣又不為農工商賈則無利益矣  
苟竊其食則人之蠹矣吾是以弗食故曰非吾之所樂也



蓋不得已焉今子士大夫也有聖賢之道布在方冊可學  
之以求仕乎苟遭時得君則天下之人愛子之賜也雖千  
鐘萬錢不為媿爾沒世之後又血食焉何粒之却邪若反  
是道而求仕苟利乎親族妻子亦人之大蠹也不如捨名  
位而獨善其身則吾之術可授也子其擇之或聞之曰隱  
者也故作傳以示于後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九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

歲讚頌

端拱歲

平陽公主斷

刻石為丘行恭讚

杜伏威傳讚

李白寫真讚

潘閔詠潮圖讚

柳贊善寫真讚

北狄來朝頌

續酒德頌



端拱箴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實難惟辟  
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時惟開泰  
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箴誠惟艱斥君  
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臣亦何患臣或盡忠  
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  
如母為妾為臣虐之則讎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非民  
率土之濱物何不足乃犀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  
充腹是以聖人所寶惟穀無侈乘與無奢宮宇當念貧民  
室無環堵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錫御服  
煌煌有采有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

一食之用千人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不節須知府庫聚民  
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忠須知干戈害民稼穡賞罰者國  
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情賞雖由己勿因喜而行罰雖在  
我勿因怒而刑喜賞感濫虧損天鑒怒刑不正枉屈人命  
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于何不照樂成尸壽所以  
為其師友小臣闍官執中天璽干識政事于何不亂豎刁  
易牙所以敗其邦家孰為君子先人後己信而用之斯為  
至理孰為小人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辯  
或有虛誕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訥或有淳質期  
之口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戒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  
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常若



邊塵儻之以道踈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謂仁政  
及于黔首約人署吏侵渙則少是謂能官惠于無告父天  
母地日兄月姊乃郊乃裡勸其孝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一舉一動戒其驕矜因或明察政體用傷固或施柔國經  
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  
慮乎清淨之場斯則妙有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遷  
君或行之是亦非艱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  
何遠慎始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庸：祇：  
統：戰：小臣司箴敢告流冕

平陽公主讚并序

禮男子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謂其有四方之

志爾詩則云乃生女子載弄之瓦夫如是則男女之職區  
以別矣然周之十亂有婦人焉余觀文母之下修蘋藻之  
禮組紉之事者世則有 及其立命世之勲與武臣之列  
者未之見也稽諸史傳平陽公主之謂乎高祖方舉義旗  
平陽實為內應募集武臣分散家財英雄于是悅隨寇盜  
以之胥會復能申明法 禁止侵漁人心大歸兵勢大振  
卒見削平多壘底定京師策勲特賞於軍功封邑固殊於  
地主以至生忝佐命死列功臣酬矢石之勞如鼓吹之樂  
禮官考謚太常具儀比夫乘金根之車賜綠綬之服者一何  
貴和爰閱舊史英風凜然叙而費之以旌懿範贊曰  
於鑠高祖篤生貴主內持柔順外奮英武隋室之亂人罹



其苦太原之兵以義而舉公起于外主應乎內僅隸悅隨  
寇盜胥會我有財業分濟貧乏禁止侵掠正吾兵法我有  
暗澤奔而不飾躬親金鼓張吾兵力天下尅定功參佐命  
生有名位葬加鼓吹人曰有光我亦無愧女子之事曰工  
曰容我以戰代人胡我同婦人之貴從夫從子我以翊載  
人胡我比運應千年功參十亂賢妃何頌列女何傳式昭  
英風叙而為贊

刻石為丘行恭讚并序

聖人創經綸之業起草昧之時雲雷方興屯難必作乃有  
忠果武勇之士以救之遠徵諸漢則舞陽出鴻門之厄脫  
高祖綴旒之危近徵諸唐則行恭援北印之律免太宗累

外之禍忠勇同贊一何偉歟于時世克向隅為深溝高壘  
之計文皇入敵立擢鋒陷陣之功無何諸騎限于長堤御  
馬中于流矢行恭乃下馬拔箭徒行格人力衛乘輿直出  
行陣大呼雷吼長及雪飛觀者為之骨寒向者為之草靡  
奮匹夫之命輕若鴻毛救萬乘之尊急于虎口論功受賞  
我無媿焉貞觀中思念功臣追琢貞石具人馬之狀立陵  
闕之前以勸後人垂之不朽豈比夫金銘范蠡事主見讖  
於鮮終寶裝德林思賢徒留其虛語者哉再楊英傑賡以  
贊云

赫、丘公有勇有忠勇則排難忠惟匪躬洛陽之壁既高  
既崇狂賊未下肆暴憑亮北印之陣載羅載籠聖人輕進



陷陣摧鋒飛矢中馬從雲失龍致命何人壯哉行恭大呼  
如雷徒行若風揚刃却敵拔箭成功孰為崑山柱天不傾  
孰為長戈捧日在中策勲勸能受賞增封忠難之際我無  
苟免理平之世我惟令終青史之上人誰我同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思之不見刻以貞石確乎英姿貞爾神色由之  
有勇慕之多力不得其死實有勲德石也雖堅有陷有泐  
贊以旌之垂于無極

杜伏威傳讚并序

日之于天也猶君之于月也及其夜則群星熾焉大明生  
東群象無散出則為天且謹之而隕之為石矣民之  
戴君也其由是歟故書云庶民惟星爾君之明也則耕田

鑿井鼓腹于晦龍間資山澤之利輸黍稷之稅照焉不  
知帝力君之昏也則揭竿脫耒攘臂於草莽中聚材狼之  
徒僭王公之號怙焉竊弄神器然而識上玄之命垂沒  
世之名者蓋鮮矣哉在昔隋運將終皇綱自紊萬乘恣江  
都之幸六師困遼海之征唐公義旗奄宅京邑李密僭號  
竊據洛倉由是世充建德黑闥武周之輩狐唱梟和媚芒  
而來肉視蒼生幅裂赤縣改元僭位者不下數十人其餘  
稱公侯者蓋不可勝計其間蘊興亡之先見知曆數之所  
歸委身事君以取富貴善終垂裕赫乎功名者杜公一人  
而已始其併海潮之兵止勞緩頰梟破陣之首易於返掌  
陷宋顛於大澤辱陳稜為老嫗盡有江東之地半傾天下



之勢一何壯哉復能上表于越王尊帝室也聽命于太宗  
識天時也破汪華于宣歙獻子通于京師蓋其義也然後  
捨百萬之師扶九五之位預宗政之屬籍居師保之重地  
俯仰北面盡臣子之心蓋其賢也且其委雄誕之兵權知  
人之謂也拒化及於封爵耻惡之謂也雖見累于公祐豈  
不密也哉故天用文皇以雪之俾夫輔弼之功與唐共盡  
不其偉歟吁自李密而下亂者殆乎百人皆暴用強兵力  
抗天道卒至斷首領膏椹鎖千古之後謂之狂賊迴望我  
公何其遼哉唐史傳公之名在蕭銑之下褒貶之義恐為  
未然因贊以旌之其辭曰

噫嘻有隋其政下衰中原亂離乃有唐德亂者不息是曰

狂賊杜公知變獨有先見委身北面初據江東為英為雄  
如虎嘯風終歸帝里為臣為子如魚得水唯皇賞酬貴居  
王侯與唐同休余尋信史善惡同貫是以復贊

李太白真讚并序

予嘗讀謫仙傳具得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  
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微達其旨頌而諷  
以救時也僻而真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  
仙之容可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寶間與謫仙挈書秉毫  
私願畢矣有時沐肌濯髮齋心整衣屏妻孥清枕筆馨鑪  
以祝拂榻而寐意者求告夢而覘仙姿也虔潔逾月禱之  
弗徵噫凡目無分而覘之邪仙客無靈而察之邪人欲方



切夫從忽來丁丑中澣倅高平趙公即故相之子也既在  
厥職因而造焉公暇之間語及皇唐文士予以謫仙為首  
稱云得其真出以相示予乃彈冠拭目拜而窺之宿素志  
心於是併遂觀乎謫仙之形態秀姿清融融春露晚濯金  
莖謫仙之格骨寒氣直冷：碧江下浸秋石仙眸半瞑醉  
魄初爽海底驪龍眠濤枕浪仙袂狂揮霓裳任斜松巖皓  
鶴宿月棲霞龍竹自攜烏紗不整異貌無匹華姿若生真  
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既適願能無迷乎且夫  
畫充國之形頌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矧我謫仙  
之文行哉遂為讚曰

仙之來兮峨眉高

曳素衣兮遊紫庭

仙之去兮騎長鯨

拂霞袖兮歸滄溟

雲濤雪浪圍蓬瀛

是誰仙筆留其形

國風缺敗誰繼聲

空有鶴態高亭：

潘閻詠潮圖讚

并序

賈閻仙以奪卷之忤謫于長沙李洞鑄其像以師之孟浩  
然以上書之句弃于襄陽王維圖其形以觀之故能使窮  
辱之士彌光風雅之道不墜清氣未盡奇人繼生處士潘  
閻得之矣處士總角之歲天與詩性故親族駭其語焉弱  
冠之年世有詩名故賢英服其才焉今內翰廣平宋公白  
贈詩云宋朝歸聖主潘閻是詩人其見許也如是處士自  
序吟詩云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



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詩云何須三叫絕已恨一聲多又哭高舍人楊詩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又寄張詠詩云莫嗟黑鬢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又臨江亭詩云醉卧豈能妨鷺雀狂吟爭不動魚龍寒苦清竒多此類也然趣尚自遠交遊不群松無俗姿鶴有仙格脫屣場屋恥原夫之流棲心雲泉有終焉之計言念吳越跨江而來錢塘會稽賣藥自給因賦浙江觀濤之什稱為冠絕今太子中舍李公九以春官之臣被墨綬之賤好竒尚異有古人風乃出輕綃微彩毫山彼詩景懸為句圖飛翰走僮以越茂苑且曰若得吳縣序之長洲讚之可垂于不朽矣會予卧病不果疾間之日復出圖以閱之誦詩以味

之乃知處士之句絕唱也李公之畫好事也羅君之序樂善也援毫讚之以卒予志辭曰

天生潘閔	以詩為名	賣藥澤國	吟潮海城
風引鶴領	霜猿猿聲	天地借意	鬼神以驚
聞之心駭	誦之骨清	盧肇之賦	但述虛盈
光庭之論	徒日縱橫	何如一章	窮萬古情
中舍李公	爰徵畫工	快自象外	寫于圖中
吟態伊何	昂頭指空	寒沙暮島	望月孤鴻
吟聲伊何	含水咽風	秋山虛谷	噴霜晚鍾
筆精墨妙	幽致何窮	凌煙有閣	甘泉有宮
欲圖厥象	必待其功	此詩克成	與勲比崇



霜練一開 清風四來 展矣君子 芳塵遠哉  
我藏此圖 携于上都 朝端人間 其能捨諸  
吳山未泐 浙江未枯 湯、潮聲 與詩名俱

柳贊善寫真讚并序

河東柳宜開寶末以江南偽官歸闕于後吏隱者二十年  
年五十有八吳堂有世思見其面而不得歸浮圖神秀為  
寫其真使其弟持還以慰倚門之望又從予乞贊

好君好道 氣形于貌 鶴瘦非病 松寒不凋  
赤絨熒煌 白鬚華皓 秀師援毫 寫于霜縞  
杜口慎微 虛心養浩 寄獻高堂 足慰親老

北狄來朝頌并序

隴首雲闊河隍路窮青塚鎮野黑山駕空爰有醜虜聚乎  
其中言語衣服不與華同食血茹毛寧識八珍之味荷旃  
披毳安知五服之儀不緝絲麻以羽皮而禦寒凍不修刈  
獲以射獵而為耕耘春無 花夏有飛雪沙平萬里冰固  
千尋征鴻叫雲戰馬嘶月其地不可水耕而食其民不可  
以畜而臣由是古之王者外而不內疎而不親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何者約則貪賂而見欺攻則勞師而招寇故朝朔  
不加其國政教不及其人來則撫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信  
所謂天限南北而絕內外者矣苟非聖人生至道著又安  
肯伏膺稽顙而自至于天闕邪請陳往古之得失表我朝  
之昌盛不亦可乎在昔周宣之世也獫狁侵削動手封疆



乃命將以安邊俾出師而討敵雖兵如貔虎不盡勦除而  
虜者故址止在驅逐觀釁以動晝境而還虐我則雖方用  
但征之義勝之不武故無樂戰之心所謂周得中策者矣  
漢武之伐也匈奴暴強犯我邊鄙於是選良將出銳兵勞  
苦干戈深入沙漠之師嘆老流矢告窮雖多剋獲之功亦  
有恥辱之事及乎李卿降地永為敗績之人明妃去時終  
有和親之議所謂漢得下策者矣始皇之世也胡虜侵凌  
亂于邦國遂命致遠戎築長城萬里亘天千雉截漢雷杵  
轟野雲錦蔽空掘泉則戰血迸流疊土則枯骸共積人力  
告匱邦基已傾鹿走中原見漢朝之將霸地橫土澤知羸  
氏之頃止所謂秦無策者矣新莽之徒固不足徵得上策

者在 我聖朝乎主上神武膺命至道育物謂國之難治  
設禮樂刑罰以正之謂民之難制布道德仁義以化之國  
以之而泰民以之而蘇然後治戈矛議征伐取庸蜀下湘  
潭平交廣歸吳越師如時雨人解倒懸仗至仁而伐不仁八  
紘孟覆去無道而就有道兆民子來遂使朔易之方戎狄  
之衆有見機之義生嚮化之心行事大之儀陳任土之貢  
離越沙漠舞蹈葉街遠逐鴻賓詒唐虞之日月至同蟻慕  
觀華夏之車書 立上思欲來遠人安小國接之以禮示  
之以德使觀乎明堂辟雍重簷複廟則穹廡毳幕之人識  
制度矣使對乎冕旒之貴華衮之榮則被髮裸壤之徒見  
服章矣使食乎大牢之味巨鬯之酒則膾肉酪漿之衆登



享讌矣使聽乎鈞天之樂治世之音則胡笳羌笛之方聞  
韶濩矣而後歌詠皇風沐浴天澤如登春臺如躋壽域游  
游熙熙樂不知斃夫如是則周宣漢武乃我朝之執轡  
也臣旅寓帝里崇觀國光覩左袂之徒咸歸德化歌垂衣  
之主難寢頌聲雖未刊它山紀國休而不盡聊抽鄙思詠  
王之無疆亦所以褒讚成功游揚德業舞抃之外謹獻  
頌曰

天輔有德 民懷有仁 上玄春命 為天下君  
暴亂反正 澆薄歸淳 拔奇夷難 邁德振民  
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 涵之若海 澤之如春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始修文德 人之未臻

終講武功 以討弗賓 乃下庸蜀 來其遠人  
復取湘潭 問諸水濱 次定交廣 朝于紫宸  
終平吳越 絕乎妖塵 伊彼勾奴 見機而作  
思拜休明 遠出沙漠 紫殿歡呼 藁街抃躍  
脫毳毳種 勞以王爵 棄笛捐笳 聽乎韶樂  
結戀關廷 永忘部落 自服唐虞 寧須衛霍  
賓禮遐陬 適安遠柔 蓋歸道德 靡懼戈矛  
龐水休咽 遠雲罷愁 戰征思弭 封禪將修  
可紀岱岳 宜登介丘 緬儒獻頌 永孚千秋

續酒德頌并序

詩有六義焉頌居其一也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美盛



德之形容告于神明者也觀乎伯倫之頌異乎是哉徒以  
大人先生放蕩為辭似未知酒德之故乃廢而頌之夫天  
有酒星地有酒泉聖人之法天地而為酒先用之以祭神  
祇次用之以享賓客然後勞來眾士寵錫有功中其禮者  
酒之德也是故先設衛樽使至若盡飲禹疏儀狄恐國以  
酒亡此天子之德也句踐投醪士卒皆醉文侯受錫征伐  
自專此諸侯之德也傳說應命為麴蘖之用管仲棄酒陳  
諷諭之辭此卿士之德也斯乃載在前籍垂之後昆操卮  
執觚幕天席地者不得與焉至于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亦  
無所取也梁蕭既重浮華之文忘禮法之度列于王褒陸  
機之間不其失邪必以銜盃漱醪提壺挈榼稱之為德則

之大者也及乎止架紂敗義和菴不由于斯

之云乎頌曰

明君 先成其民 薄以賦歛 勗之耕耘

稼穡蒸蒸 三時既豐 九穀斯芬

致力於神 正辭以告 于以奠之

麴蘖必時 神乃享矣 百祿攸宜

殘民好兵 疆場未保 干戈未平

太倉不盈 人有菜色 野無歌聲

鳥用神明 若作酒醴 酌彼金罍

上天降災 神乃怒矣 萬事隳哉

馨非恭稷 飲無沉湎 道乃昭格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代擬

代伯益上夏啓書

擬留侯與四皓書

擬君集平高昌紀功碑

擬李靖破詰利可汗露布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擬長孫無忌讓代襲刺史表

代伯益上夏啓書

臣益言臣與先帝比肩事竟舜在二十二人之數先帝以老臣為賢以天下授臣德薄力寡不足當之且知大意



人事盡歸于吾君矣。今君身臨大寶，手握神器，老臣一言以為禪，益哉。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理之得其道則民輔，失其道則民去。之民既去，又孰與同其天下乎？故帝堯不授于子而授于大舜，大舜不傳于家而傳于先帝，蓋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先帝力拯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州，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却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修，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授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宮室，惡衣食，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今君得不思其艱難乎？念其勤儉乎？且創業者易守，文者難始，則苦于焦勞，終或流于逸樂。今君生居帝宮，坐即天位，勿謂家傳之，勿謂已有之，宜惕而懼其失也。矧乎天無所親，親于有德人，無所懷懷乎？有仁苟不肖而毀先業，亦為臣羞。吾君以臣言為何哉？聽用之則銘于按几，可也。罪咎之則斥于荒裔，可也。庶幾老臣朽骨泉壤見先帝而無媿色矣。斯言非佞君其念之，臣益頓首。

擬留侯與四皓書

漢丞相留侯張良謹裁書遣使致于高山四先生侍者蓋



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讓況乎風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為臣者乎有國家之未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于賢士哉先生抱大道藏大器崇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膠漆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遊以息雲漿霞饌以飲以食芳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生之駕也龜亡鶴失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真所謂神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意于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為天下之福退則知天下之亂在昔暴秦勃興荼毒華夏虎猛擇肉網密疑脂君政甚于豺狼人命輕于草芥先生知

國不可輔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席卷亂秦電掃強楚可謂英雄矣既而革秦之暴纂堯之緒定覆盂之固成垂拱之風唯於儲嗣之間忽有廢立之議臣下股慄弗敢違寧良與帝同起於草莽間始五六年經七十戰出奇畫策未嘗有一事見違唯於此時言不獲用良掉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乃布衣之極敢于此際愛死不諫乎蓋恐死而無益於國事矣又聞古之有天下者禪讓于賢今之有天下者封樹其子亦已德薄于古矣苟不選賢擇能樹嫡立長能無毀宗社乎今太子為人元良立事貞固少海流潤存雷振



聲三善克隆百技無爽帝欲廢而不用天下失望朝廷愕然先生于此時可不有意于民哉良願先生出雲關開曲幌駕玄鶴馭金輿俯降殿庭辱對旒冕定天下之惑決君上之疑隱見語默之道豆獨美于昔賢邪以凡于聖人之所議望先生無截轅杜轡之虞發函一披則萬國幸甚良頓首

擬侯君集平高昌紀功碑并序

聖人之化其行也無外王者之師其征也無戰化者聲教之謂也師者吊伐之謂也以德柔遠雖蠻貊而必懷奉天行誅雖荒服而不匱是以周之薄伐至于鬼方未為勞也秦之禍虜起於蕭牆弗能救也帝皇之道今古同風高昌

國去中夏七千里路多沙磧之艱地無草木之利夏風吹入如燎如焚冬風切骨飛冰飛雪嘗行百人至者一二而已歷代以來置之度外我高祖皇帝革隋之亂築唐之基義旗高揭以來蕪倒懸斯解天澤下流而懷遠曠俗知歸今皇上躬擐戎衣贊成王業當開基撥亂必矢石以親臨洎嗣位守成惟道德而是務遂使日月所照霜露所加人如子來化乃孟覆萬方述職梯航極率土之濱諸侯勤王玉帛小塗山之會高昌王麴文泰為西戎之首長識南面之文明棲蟻慕羶以來思蓋如舜行葵藿傾心而効順自向義之國家念重遐陬禮存厚往尋加王爵仍許襲封維恩讎之彌隆顧猖狂而未已恃其遠地輒恣欺天凡彼行



高悉邀利而過絕微之入觀復稱疾以迂延顧茲蠢爾之徒  
動我赫斯之怒皇上諮詢百辟繕理六軍將興出律之師  
爰擇徂征之將乃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  
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往討之帝曰萬里征行師旅不得  
不走四夷率服叛逆不得不征土期混一於車書且非貪  
求而土地慎爾專征之略副予問罪之懷於是睿略風宣  
人心膠固鑿出門而後出設禡祭而啓行指三苗之君且  
非樂戰依九伐之法惟伏至仁金鼓之響沸天貔虎之心  
匪石京觀將築鯨鯢斬首以須封泰山其頽螂蛆舉尾而  
何益故得鬼神幽贊天地冥符坐出裘糧師次方屯於柳  
谷惡盈禍滿渠魁已動於薤歌我則禮不伐喪義惟示信

俾知去就之理諭以禍福之機其子乃去順劾尤嬰城自  
固我師則奉辭伐罪鳴鼓而前鱗萃翼涉然猶以之環合  
鼎魚暮燕孤壘于是卯危攻城之器械雲趨木墜之拓徒  
磨至高樓下瞰疑鯨蜃以明久飛石交馳誤星辰之夜隕  
守陴者無復得立入室者徒自偷生既無囚壘之功須解  
長平之尾火生于木信禍發以自貽城復于隍縱深溝而  
徒爾突厥懼威而失叛智盛屈以來降解塗炭於一城  
忽開湯網光祖宗於七廟逮獻秦囚重瞳絕西顧之憂流  
沙見東傾之水非夫聖人之行化王者之用師孰能與於  
此乎若夫化之未敷政之或缺則河中敵國况其遠者乎  
聖人之有作神之既至則天下為家况其邇者乎是知前



不能立功依至德而功自輯兵不能決勝杖大義而勝自  
隨幸施犬馬之勞寔賴皇王之化爰旌盛德特樹豐碑庶  
使摧銅柱于炎荒神功不朽爛熳燕然於絕塞鴻業彌光其  
銘曰

蠢茲高昌天西一方厥族蟻聚其心犬狂地無水草天多  
雪霜杜絕聲教擾亂邊防爰自歷代致之度外赫々巨唐  
威行絕塞伊彼蕃酋曷曰文恭欣戴克天駿奔禹會於休  
聖君恩隆遠人封以王爵列之外臣其來也薄孰為貢珍  
其往也厚禮同國賓一旦驕慢恃其地遠狂秦弗傾逆草  
不偃邀我厚訓遏絕商賈拒我詔命託之疾患王赫斯怒  
爰整軍旅柏柏六師非義弗舉匪貪化質殖匪拓疆土志在

問罪豈曰黷武乃命君集兵柄是執爰吊爰伐非掩非龍衣  
勿謂遐方化無不及勿謂勞人功無不立王師將至渠魁  
自斃禮不伐喪罪無及嗣其子智盛襲爵繼位嬰城向隅  
忘我大義事不獲已舉而伐之高樓巨石平隍塞池民盡  
入室兵無守陴強援不至孤城日危勢窮力屈衝壁而出  
釋縛軍門振我戎律獻俘太廟慶我王室人駭捷音事光  
史筆非臣之力乃君之德睿筭無遺神功不測化苟未敷  
蕭牆有隙道之既至鬼方必尅西域又安師人凱旋干戈  
倒載風教昭宣德邁前古功侔上玄刊石紀事垂千萬年  
擬李靖破頡利可汗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周征獫狁長驅北伐之師漢討匈奴用絕



南牧之患惟帝王之耀武亦今古之同風我國家乘五運  
以膺圖順三靈而改卜義旗方舉萬民喧桃李之歌神武  
惟揚四海絕萑蒲之盜建德尋高於樞鎖世充俄繫於俘  
囚武周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而杜伏威蜂  
屯江表束手來降徐圓朗鼠竊山東連頸受戮蕭銍之冰  
銷嶺外薛舉之電掃隴川民心于是悅隨王業以之大定  
唯茲左社滯我休戈頡利豺狼其心腥羶異類信天地之  
偏氣為聲教之外臣前三示含育之恩歷代忠羈縻之術  
和之則防如蛇豕違背歡盟攻之則遁若犬羊疲勞師旅  
我高祖以洪基肇創黔首未安慮王化之不敷捨鬼方而  
弗顧稔以稱臣之禮加其厚往之儀提神鋒而方俟斬鯨

豢良犬而未遑顧兔謀臣為之切齒壯士為之衝冠天威  
久戢於雷霆醜族愈滋於蜂蠆伏惟陛下經綸草昧掃蕩  
撓搶出震宮而日麗九天廓皇道而風行八表痛心疾首  
長思渭水之侵繕甲理兵待問鐵山之罪而又侵凌王土  
搔動邊民稔惡貫以旣盈奉天誅而無赦臣等徂征援鉞  
仗義平戎執手波曲之辭乘以我盈之勢鼓鞞動地三春  
掀蟄震之雷戈甲連雲千里散龍沙之雪指陰山而直入  
趨馬邑以兼程康蘇密應變知機先來款附蕭皇后離邦  
去里再見京師頡利有此敗亡方來朝謁竄中餓虎暫為  
掉尾之求羈上飢鷹終有背人之意臣與副將張某等知  
其猶豫恐恣猖狂遂乘無備之時爰作襲人之計齋二旬



聖朝學國短期...  
之路食擁一萬之精兵火炎而立見燎毛雷疾而寧容掩  
耳斬俘馘於萬級虜羊馬於千群頡利生擒義城斷首盡  
復恒安之地永溝大漠之塵韋韞毛毳幕之人從茲率服浴  
鐵衽金之士將見凱旋臣等職忝專征材非善戰寔賴自  
天之祐敢言破虜之功遙荷皇威不辜閭外之寄咸知審  
筭自驅堂上之兵佇見輿耒耨於沙場戢干戈於武庫懂  
懂夷郟長傾捧日之心寂寂邊城永罷防秋之役臣等無  
任樂聖戴天抃舞懽呼之至謹具露布以聞謹奏

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

臣聞天極之後有四星焉蓋后妃之象也是以帝嘗四妃  
法乎天也後代帝王因之王后之下復立三妃俾坐論婦

道以助內治亦猶王者三公輔道經邦之義也所以章明  
婦德以順天下內和而家理焉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  
之聲哀窈窕而不淫進賢才以輔佐以宣陰化以修內則  
書在女史貽于後昆故不取端正但合法相而已立則有  
冊命之禮沒則有喪葬之儀斯乃有國之彝典也伏以楊  
貴妃始以姿色召居掖庭頗肆姦回不循法度以歌舞取  
媚則采蘋之職不修以珠翠飾身則榆翟之衣不御竭百  
家之產奉脂澤之資枉萬金之費為湯沐之具請託則府  
縣響答遺賂則遠近雲屯土木勞人崇封蔀之屋技巧盡  
妙資耳目之翫姊妹竊夫人之號昆仲尸列土之封內乃  
惟箔不修衽席無別遂使帝心蕩於上人心怨於下尚賴



邦家有幸宗廟降靈故用祿山之亂以警於陛下也是以  
大師既誅國忠又指貴妃為賊本及妖姬朝號聖祚夕安  
豈非天人共怒之驗乎臣向謂陛下必暴貴妃之屍以示  
天下且以為子孫之戒則宗廟之禮也豈可尚念舊恩復  
行改葬以取笑千古乎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名位禮  
數自有降殺苟生有懿德或厚葬之猶曰不可况亂國之  
婦人乎臣位居宗伯惟禮是掌伏聞成命不敢失職謹昧  
死上言伏望睿明寢茲葬禮則軍民之幸也臣頓首

擬長孫無忌讓代龍刺史表

臣無忌等言伏奉詔旨許臣等子代龍刺史者恩覃延世  
代龍專城命維已行事則非次苟無言而冒寵則後嗣以

懼殃叫天閣而自卜遠圖讓帝澤而誠非飾詐臣等

謝臣

聞帝堯光宅設四嶽以疇咨炎漢隆興命惟良而共理親  
民之任匪賢不居苟傳及于家門是輕授於符竹伏念臣  
等或因緣戚里或參預義旗或脫身草莽之中或束手敗  
亡之後是以攀附鱗翼際會風雲至于平定西京並因英  
武蕩除多壘皆是睿謀俱無佐命之才同偶太平之運陛  
下錄功惟重有德弗居端冕凝旒自保城中之大東征西  
討咸推臣下之勞臣等乃位極廟堂地分藩翰下至憑熊  
之秩盡為尸祿之人何則為相者未能開導皇風變調元  
化妝一才進一善助陛下求理之心但高步沙堤竊據黃  
閣而已為將者未能撫養士卒攘却妖氛出一奇畫一策



為陛下休兵之計但高仗黃鉞甘寢柳營而已牧民者未能政術循良察問利病秦一州澤一縣應陛下憂民之懷但濫執魚符橫擁集師而已加以增封食采圖畫凌煙祖考有贈官妻妾有封邑榮家若是報國茂聞偷生實多効死無地臣等常自謂縱克全於首領必貽咎於子孫豈意陛下念及後昆思逾往古下襲封之詔固欲激勸忠臣柰不肖之家翻見虧損聖德且臣等諸子生逢聖代各有家風教之子道莫不先習以文武之藝欲肯者為陛下陳力之士次授以稼穡之務欲不才者為陛下擊壤之民臣等但祭祀克存則泉壤無恨若令襲爵寔慮禍家上則玷陛下非則哲之明下則陷臣等為餒而之鬼仰祈睿鑒特

察愚衷寢雨露之恩華存草芥之苗裔則生靈幸甚宗族幸甚臣等謹言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一



代擬制詞附

擬非寂禱華山文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崇王息王制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擬敗蕭瑀出家詔

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擬嚴蘇州貢橋詔

擬復給補門拾遺諫紙詔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曆日詔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制

擬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擬裴寂禱華山文

伊太華之峻極故明神之攸宅尸上帝之賞罰主下民之  
休戚俾福仁以禍淫類設官而分職在乎區別賢愚較量  
淑慝苟道豐而德茂神宜陰助或行乖而義忒神乃幽責  
善者所以鐘其祉惡者所以加其殛故載彼祀典饗乎血  
食視三公之秩永播鴻名列五嶽之中亮無慙德是以國

得而祭之人得而禱斯既聘饗之不昧豈聰明之我欺嗟  
余生之在世苦命薄而數奇保茲三百兮賦余以至靈之  
性風搏九萬兮誘余以上擊之期故載仁以抱義亦聞禮  
而敦詩冀代耕以干祿嘗筮仕乎神龜君將致於堯舜道  
本師乎孔姬何官游之不調沉下寮而流離負王佐之器  
慮徒勞之資彼鳴鍾以列鼎余反接乎晨炊彼紆朱以拖  
紫余獨被乎荷衣彼華軒以繡轂兮余泣路以連洏彼雕  
墻以峻宇兮余衡門以栖遲歎窮通以未決亦進退而自  
疑是敦敦壯志謁嚴祠方窮困之至此庶富貴之可知幸  
示得喪形于夢思余若位極人臣業展經綸黜陟乎百執  
啓沃乎一人仰懸十以照日提築沙而絕塵祿千鍾之永



保食萬錢而具陳褒揚信史之中勲庸不朽圖書凌煙之  
上德業彌新余則三黜而無愠五就以求伸俟風雲之骨  
會期魚水以相親必也行乎道澤乎民不獨苟其位榮其  
身使乎霸道升帝澆風返淳有域皆壽無臺不春雖伊傳  
兮呂尚可繼踵而比隣余或命本貧寒材非相輔或沉在  
執戟或老于郎署食簞筍兮飲一瓢塵飛甑兮魚游釜履  
穿東郭以自嘆貂弊洛陽而誰顧詠錢囊之什唯日怨咨  
哭窮途之淚莫皇攸處余則考肥遁之交結方外之侶和  
招隱以裁詩賡歸田而作賦必能守踪君靜靈府匪謂釣  
虛名沽浪譽然後寂爾叩虛浩然養素各處霞樓呼風飲  
露雖穎許與箕巢可駕肩而接武余志若是神心則耶苟  
無言而冥昧俾沒世以蹉跎人安用三峰秀出千仞高摩  
但凝嵐而杳靄徒疊石以嵯峨幸靈貺之一告決榮枯而  
靡它

擬封田千秋為富民侯制

門下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積其穀則國用  
備耕其地則人食足是故朝有八政食食為先世修六府  
土穀在列聖人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謂既富而教可  
不務乎故命爾為富民侯富民之道在乎勸農勸農之方  
莫先力穡朕自躬臨萬方手拓四海征伐未息費用日滋  
雖云五口之家不暇三人之役疆場徒廣田疇半荒由是  
女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競世利於錙銖並家人如



鳥獸務農者蓋鮮游食者良多膠漆刀圭糠粃米糶是使  
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有過制之田朕甚痛之卿所親矣  
昔堯湯水旱而國無損瘠者何哉以其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國家民之衆地之廣豈讓于堯湯之世乎况無水旱  
之災反見困倉之弊蓋地有遺利人無餘力膏腴之土不  
盡墾山澤之利未盡歸是知背本趨末離邦去里者不可  
勝紀非彼萬民之罪也乃予一人之咎也朕欲化此隋民  
革之前弊唯爾戮力為予疚心雖有玄珠虹玉勿謂之寶  
朕之寶者嘉穀也雖有紫芝朱草勿謂之瑞朕之瑞者豐  
年也一夫不耕一婦不織惟爾之責三時不害九穀斯豐  
惟爾之功無使后稷播時獨美于前代也往欽哉

擬追封建成元吉為巢王息王制

門下姬周聖人有管蔡二叔之伐炎漢明主有吳越七國  
之征仗大義以滅親棄小節而不守然而尺布斗粟古者  
所以興譏同氣連枝人情之所不忍頃念宗祧之重致忘  
手足之情雖契鷓鴣之詩終熱鵲鴿之什良深哀悼特議  
追封唯爾幽靈聽予徽冊故皇太子建成地居家嫡早膺  
壓紉之符故皇子元吉貴屬宗枝幼列維城之寵頃以同  
闈大寶共忌射蓋彼師傅之非賢陷予兄弟於不道頃  
為社稷之計難存骨肉之恩上依七廟之威下順三靈之  
意事不獲已良用憮然况高祖皇帝以予征伐之勞早有  
廢立之議予事存嫡長固避元良詎思禦侮之心翻起亂



常之譽蕭牆禍作難避閭牆之譏中原時危豈顧在原之  
義雖從民意實病朕心念鞞鞞之花已加翦伐思親親之  
義空目蓋傷豈可尚議汙宮仍除屬籍宜服日中之字用  
安泉下之神建成可追封息王仍以趙王福為汝嗣元吉  
可追封巢王仍以曹王明為汝嗣於戲周子之兄常聞無  
惠鄭伯之弟亦見厚崩予上則有不悌之名下則有失教  
之罪顧茲醜惡一至于斯言服犬牙齊膺馳紉庶裨分茅  
之責再招遊岱之魂魂而有知享我休命

擬拜屈突通為兵部尚書制

非英賢不能輔真主非昏亂無以見忠臣是以箕子去高  
叙九疇而德茂淮陰歸漢則三傑以功高但節義之不虧

亦敗亡而何累具官屈突通問代英氣前朝重臣清望藹  
乎當時軍功推於輿議頃自隋皇失馭黔首罹災率土之  
人籲天求主大寶不可虛其位聖人所以應乎乾朕首舉  
義師力平多壘事非樂戰義解例懸每降一伏莽之徒獲  
一揭竿之士未嘗不加之真命示以仁恩遂致平定京師  
易于拾芥掃除暴亂疾若走丸汝獨向隅自持堅壁不可  
域中之大固已知歸城下之盟終為深耻以至隻輪匹馬  
兵盡矢窮流涕謝於君親束手歸于俘虜所謂嚴霜已降  
寒松子是益貞疾風聿來勁草以之不屈朕方行懋賞貴  
在得人孰云亡國之大夫乃為徇義之君子宜加好爵用  
勸為臣况復司會化經文昌政本李固北于斗極韋彪謂



之樞機斯位之難非人則闕加以地崇天閣權總兵曹納  
言之憤斯崇進賢之冠是假我之所重汝則當仁於戲君  
敗而身止者士之小節也前王而後霸者人之遠圖也所  
以夷吾不死于子糾卒成九合之功陳平雖叛於項王終  
畫六奇之策姑能事朕如彼隋朝則去就之理克全富貴  
之祿長守欽哉莅位無替前勞

擬貶蕭瑀出家詔

朕聞為臣之道主悛諫則去之為國之道臣要君則刑之  
朕早舉義師克成王業富有四海亭毒兆民每得端士正  
人必推心以委用每聞昌言直氣必伏膺以聽從固無悞  
諫之名讒有要君之報既干無上是謂不忠國有弄章罪

難私赦事不得已舉而行之具官蕭瑀梁宣皇宗隋朝內  
戚昔在草昧之際來赴風雲之期國家方在鈞賢尋知好  
爵以至位崇師保權執樞衝勲庸未多寵遇斯極近者言  
朕大臣朋黨未見是非謂予小子昏蒙輒輕去就許國之  
心何在出家之奏屢聞若云遠害全身予且本非於虐主  
若云功成名遂爾亦未及於前賢且佛教出自胡方幻惑  
中土耗蠹我黔首雜亂我皇風豈可輕去君親不惜膚髮  
既失股肱之體難居廊廟之崇降從符竹之資責以芘芻  
之請可貶高州刺史仍降其封邑於戲朕失任賢之道昧  
則哲之明遂令宰執之中互生猜忌以致君臣之際有是  
睽離雖正刑章良多愧耻勉思省己以下自新



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雍正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為公居域中之大京邑翼翼求月正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城素推宗室之賢宜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丹鳳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自於天資禮讓詎因於時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閣就藩崇高䟽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曠浩穰之地是為踐歷之階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

萬夫之政事肅清畿甸考覈吏官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化卹惇獨以惠戢豪右以威武觀器能以副毗倚又念隋朝而下唐氏以選京內史別任它官親王牧不知釐務今茲兼領允謂試難勉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豈獨子而獨親生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體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

擬封淮海國王可漢南國王冊文

維年月日朔皇帝若曰惟王者奉承天休惟諸侯夾輔王室世功世德既耀大邦懋賞懋官爰遵彝典考師錫以有謂降徽章而弗私矧乃祖有功于唐啓國在越徧享九錫



專征五侯擣杞美于齊柏緇衣歌其鄭武勳庸鏤于鐘鼎  
茅土延于子孫于今百年咸有一德洎我太祖應運而  
啓勤王有聞修九貢之周虧奉百役而無怠赴盟津之會  
平金陵之城策勲清廟有累等焉逮朕承桃固求入覲獻  
圖籍以請吏趨象魏而觀法義動君父事光國家予嘉乃  
純誠錫之異數命元帥以開府冊真王而啓國爵命車服  
咸極等威君臣之節彌光授受之間無愧汝惟克荷先烈  
不伐厥功朝請之容有章獻納之言無隱慮并分之問罪  
從河朔之省方周旋有儀勤瘁至此今朕祇見上帝禮成  
圓丘慶賞方行勲賢斯在是宜遷淮海之舊懷啓襄汜之  
新封跨廣漠以為池奄諸姬而有國朝宗之水用鑒汝之  
一心墮淚之碑將紀汝之善政勉大祖德無忽天休可遣  
使其冊拜汝為漢南國王於戲漢限非劉何長策也唐分  
踈屬蓋少恩也朕惟推於公汝無忝於祖先庶使岷山  
為礪漢江為帶屏翰邦國永孚于休往欽哉

擬給補闕拾遺諫紙詔

勅朕奄有四海諫臣七人既因伏於嘉言實樂聞於已過  
言之無罪思得其人爰念補闕拾遺職在諷諭舊給諫紙  
備于奏章近世已來故事多闕既乖激勸漸至因循將昭  
不諱之風爰舉未行之典起今後應補闕拾遺宜令有司  
月給諫紙二百張以備章疏其奉使外方兼攝他職者亦  
如之庶使集囊之事復興曳履之聲相繼伏青蒲而瀝懇



于爾有光飲白獸以陳辭致予無過凡在諫者申朕意焉  
擬罷蘇州貢橘詔

書云厥苞橘柚錫貢明不常也眷彼遐方實生珍果薦廟  
之外朕何用焉雖任土之得宜亦勞人之是歎况又涉江  
湖之險阻役舟楫之往來置候供須耗吾庫實隄防推輓  
動我編民忍將口腹之資重困黔黎之力所宜停寢用減  
煩勞起今後本州所貢洞庭柑橘候見勅旨即得供進不  
得脩為常貢惟爾長吏當體朕懷

擬賜天下雍熙三年新曆詔

勅王者欽歷象於昊天授人時於率土七政協璿璣之度  
四時騰玉燭之光爰舉舊章乃頒新曆誕昭正朔廣被華

夷庶令守土之臣共樂同文之化可賜爾雍熙三年新曆  
日一卷想宜知悉

擬批荅高麗國賀正表

勅高麗國王某歲舉梯航世遵正朔言祝南山之壽遠浮  
東海之波朝元恨阻於雜林方物仍陳於象闕永言臣節  
嘉歎良多所賀知

擬除開封縣令可鄭州刺史

勅刺史照令古之諸侯共治親民因不輕授以爾其官某  
宰予赤縣綽有政聲宜旌墨綬之賢用布褰帷之化旬服  
之重厥惟圃田雖曰百城亦猶三輔頒條按部爾其勗哉  
可依前件



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實難而受知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樽俎之略縱橫書檄之才爰一奏章命為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之榮彼知人而無疑爾受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筵

條制三司不得將可斷公事聞奏勅

勅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委任責成皆宜集事至於帳籍錯誤行遣稽遲顯有刑名並可斷決自非公然作弊豈合輒便上言近日臣僚殊乖職分至於瑣細無不奏陳匪惟煩黷朕聽兼亦紊亂官守曾非舉職但欲邀功且行條制之文用絕僭差之路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二



王黃州小畜外集卷第十三

序

送進士郝太冲序

送渤海吳倩序

別長沙彭暉序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送柴侍御赴關序

送柴轉運赴職序

桂陽羅君遊太湖洞連詩序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送許製歸曹南序

贈別鮑秀才序

送榮禮丞赴宋都序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送進士郝太冲序

大鄴郝生好剛有文立性不羈恥屑：為儒者行凡議一事吐一辭未始不以皇王帝霸之道為己任洎求名進身則默而處訥而言益惡趨附而好耿直也去年秋鄉老競薦俛而從焉度文遠來會我闕下微蓋一揖交分如故且鐸且遊昏旭累百五年春三月帝旨下有司校群士之藝預其試者八百人縫掖之衣雪冕貢部生因歎而言曰大

丈夫處世當拔立群萃求明天子之知惡能與聞茸輩叢試於禮闈哉擲毫裂牋忿而不就王公大人為之興歎況同儕乎洎予受知春卿薦以甲科喧：我名雷奮人耳廷試不利前功併遺茫茫九衢塵土相困憤氣一吐高於虹蜺追乎郝生有先見矣然我朝甚明我志俱壯誓雪前恥庸何恨哉夫如是偶負小屈豈能芥蒂吾輩之心乎毒飈扇空爐焰天地告我行邁寧親北堂省臺草平漳水波冷遊賞之興不知暑天俟乎涼風再鳴寒露其零期我乎上京邀我乎紫庭囊策袖書欵于帝局高吐三千言直上九萬里未為難哉前所謂拔立群萃求明天子知者豈空言也哉小別不足為念長揖而請行乎郝生無背盟約



送渤海吳倩序

窮通聚散四者輪相倚伏固人事之常也然久窮未通多散寡聚何獨苦于吾曹邪子英洎子拔立寒素自強于儒墨間視金玉如長物以文學為己任厥道未濟俱為旅人豪右之門深隔如海茫茫于六合中若墮籀之過疾颯固不知其攸適爾子英且以抱泣帝門再獻未捷緇化儒服劉摧筆鋒得非久窮而未通者歟子英與子始會于濟北再會于互鄉復會于京師今會于閭里凡三覩面而十成歲其間春檻有花秋庭有月夏簟來風冬帷舞雪樽酒汎漱琴絃踈越好景若是黯然而別得非多散而寡聚歟吁窮如是亦以極矣天將通我以時聚我以位苟時位之來也子英與予必思上致君下利民終立身建一時之功垂千載之譽豈特以花月琴酒之為娛哉偶散偶窮不足為恨况洛陽故都山水在目游賞勿怠克為春羞子英勉之

別長沙彭暉序

始予傲居于濟有年矣室甚虛庭甚蕪鄰喧里卑匪屠即沽雖有豪宗俠族皆詭道嗜德非吾輩徒抱古人道膠口而不敢談求君子儒恍目而不得見思聖人言聲聰而不可聞塵空硯凡蟲蠹簡策忽然視之如長物居歲餘會天王詔東宮大夫長沙彭公儲司濟封印公之族甲子南國公之名策于中夏生即公之季子什駕而來予得以聲氣求應之義投之日狎月覩相樂以道歌狂酒逸始末四



序屬公解印而去生且旅居于濟昔取謂德不孤必有鄰者信哉由是樽有醪豆有餽得以引滿而大嚼之編有詩琴有曲得以更唱而互奏之草翠樹碧烟攜霧織藍波黛嶽相什繡巧得以連臂而遊之奢冠盛服錦韞綺較膏面脂肌狸心梟首得以揚袂而傲之至于窮遠之分王佐之業則韜而待用濟無知者何足道哉居一日生相謂曰吾曹窮而顛粟樂則樂矣亦何異迅鷗健鶻同執紼于韞雖厠翼接羽詎若相忘于雲漢乎且曰別業雷夏將徙其家而安之則適四方以來知口吾其行矣予與生二年間以道而知者執別之日不能無言因書其事以送

送畢從事東魯赴任序

在昔姬旦以攝政于周伯禽乃食邑于魯用四代之禮樂有千乘之兵草表以龜蒙之山帶以洙泗之水風淳俗厚君義臣直夢華胥之國躋仁壽之域未為比也洎大朴既散淳風漸澆失文武之道基當桓莊之亂政沴併妖聚瑞滅祥消蒼生嗷々固知攸訴天念民弊生仲尼以救之執持憲章鼓扇仁義高飛日月之翰廊開陰翳大定詩書之理教彼昏蒙三綱五常于是乎在然而上有定哀不道下有季孟專權隳淪素風蔽塞鴻業厠陪臣之列無尺土之封下泣區區為累如是以至山頽木壞良可悲哉厥後周祚波傾魯邦波歇暴秦新莽之下固不足徵我宋天王子百姓君萬邦興替當義理亂在目思欲化九有如覆孟用



群賢為利器乃曠東預言是邦曰禮義之鄉也非有德者不可居之矣雖聖主遐燭賢侯遠臨日挂念于萬機恐失所于一物乃擇朝賢通而理之又設幕職觀而察之所謂用得其人受其賜也東平畢公當是選也公法姬旦師仲尼手握憲章心抱仁義重飛日月再闡詩書三綱五常予人得而見矣噫公有仲尼之德異仲尼之時君非定哀臣非季孟素風無室鴻業大行一角來祥罔有泣麟之淚九苞作瑞固無嘆鳳之聲陳桓子不見居齊詎勞請代少正卯無聞犯魯何暇行誅夫如是則晨至而暮理不為難哉議者曰公是行也抱其德過其時若敬而守之奉而行之見周孔之道盡行于今世矣珍重珍重

送柴侍御赴關序

郡縣天下已來外官之貴者惟二千石而已八則拜三公而論道出則擁五馬以行春南面百城于斯為盛至有受藩維之寄居將相之崇雖極人臣亦兼判舉尊共理也

皇家承累朝之弊削諸侯之權自西都五府而下至于羈縻州郡率以儒臣承其乏抑戰功而重民政也江東之郡吳為大厥賦惟上其民實繁納土已來名臣迭處 天王九年春平陽柴公自治書御史出典斯郡公以文學之業早登甲科負王佐之才未升顯位法尚寬簡政惟循良吏不能欺人固知化觀其議一事出一言必能達今古之變通極天人之奧妙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經緯之謀引而伸



之宜真相大居而化萬國矣今之為郡也上有督責事無  
便宜才雖有餘道或未盡是以體盈虛之理息奔競之心  
不術吏才不沽時譽冲澹自守光塵必同識者又知其史  
隱也屬天官以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舉舊典以懲之考功  
以禮義興行肅清所部奏課最以旌之龔黃于是政成郡  
杜以之相代是行也道將行乎位將至乎聖主得其賢乎  
蒼生得其福乎且見其佐祐一人進退百執調鍊和氣鞭  
楊淳風煦而為陽春散而為霖雨茂育品物納于華胥然  
後富貴崇高享之無媿又不見房魏彼何人也輿論藉  
形于是言且未知天意果如何哉水國春暮江天雨晴下  
巖、之虎丘背湯、之震澤民灑別淚霑于繡衣吏獻離

觴願駐驄馬廷尉評王集從宦屬邑受恩煦深收涕揮毫  
以序行色

送柴轉運赴職序

身自三代已前萬國分理藏用於天下養兵於民間王道  
以行王室以尊粟不推移人無征戍故轉輸之功未作也  
洎秦廢井田漢雜霸道增什一之賦而經費不充又龍山  
煮海以佐之勞百萬之師而蠻夷未服又飛芻輓粟以供  
之故轉輸之役始行也雖去聖之道遠矣而隨時之用大  
矣從權已來僞功斯在歷代而數其人可知遠則漢之鄧  
侯魏之郭艾近則隋之宇文愷唐之裴耀卿皆能臣也然  
率不過調發祖庸充給闕輔而已我朝所任道不在茲何



者享國三十年拓土萬餘里六師不匱百官其勤賦歛有  
定期用度有常數水陸之便舟車之宜皆不可不督示成  
功也然則轉輸之設不獨專其利亦將求其義不獨富于  
國亦將安于民矣是故統臨諸侯考覈群吏刑罰不中得  
以申明利害相交得以改作民謠官謗在我之升聞歲沴  
天災自我之存卹實外官取則之地而天子責成之府也  
非洞于今古明于變通者又焉能舉職哉今 國家之利  
吳會居多郡縣繁雄土疆縣亘上自常潤下及溫福有水  
田之賦有海物之資雜羽毛竹箭之材兼橘柚魚鹽之貢  
東南所產軍國賴之苟非賢明執制繁劇漕運之地固難  
其人雍熙紀號之四年夏四月蘇州郡守平陽柴公受代

江城將歸憲府翌日詔以轉運使就加之朝端謂之得人  
江東知其受賜歡聲喜氣雷奮雲湧長州吏王某受公之  
知探公之道久矣惜公蘊洞天之度有致君之心宜論思  
明主之前援引先王之道使我后聖德日新國風還淳陶  
冶品物如三五時與夫臯陶后稷異代而同功矣豈復乘  
軺遠方陳力庶務議一鍾石之費哉噫道之伸者見其先  
屈器之大者知其晚成公有之矣始見乎浙江潮聲天台  
山色鑑湖夜月赤城朝霞銷夏八詠之樓登陸四明之險  
靈蹤勝槩將命而遊亦公之素志也梅雨初霽麥秋尚寒  
畫舸頻移繡衣漸遠拜首末路序以志之

桂陽羅君遊太湖洞庭詩序 處約



造化之功：大而不自伐，故山川之氣出焉，為雲泉、為草木、為鳥獸，必異其聲色，恠其枝葉，竒其毛羽，所以彰造化之迹用也。山川之氣：形而不自名，故文藻之士作焉，為詩、為賦、為頌、為序，引必麗其詞，句清其格，態幽其旨，趣所以狀山川之梗槩也。古人登高必賦，義由是乎；其或陟名山，覽勝景，各厥秘思，弋其研梓，使雲憤泉愁，巖羞谷恥者，故文士之大過爾。大湖之為水也，亞于海而狎于眾流，洞庭之為山也，早于嶽而秀于群峰，故雲泉草木鳥獸之異，非人世也。昔人由是而得道者有之，由是而遁跡者亦有之，故於屋之洞尚存，而陶朱之舟不返，至于文藻之士，詞詠之作，有能標絕唱，示後來者，予未見也。由是長戈巨鼎

非魯陽項籍，疇能揮而扛之。桂陽羅君，其人也。君族茂有唐氣，鍾全蜀連華，突于太華紫蓋，屹于衡陽骨之秀也。濟川截河而人亂，渭水入涇而無染，神之清也。列天下于戶庭，視萬古于指掌，學之奧也。海鵬搏風而上，漢天馬奔紅而逐日，文之逸也。前歲俯遂計吏，直干有司，霆聲電光，駭人耳目。諸儒拳拳不敢仰視，其用立傑出而無比者，眾謂君必當脫繯掖珥朝簪，翱翔紫垣，奮迅鴻筆，書帝王冒臆中，萬機之務，敷為事業，岳為謨訓，固當仁矣。會國家遵歷試，典重親民之官，故釋褐以佐于臨，渙成考而遷于吳縣。又授廷尉評，以優之。君以百里之權，諸侯之位，也有人民以撫字，故布政以仁，有社稷以享祀，故事神以禮儉，予身



而吏不敢欺正乎法而人皆知指曾未暮月而吳民稱理  
焉然後名山大川可卧舟絨印而往矣太湖湯湯我得而  
發揮洞庭域：我得而潤色遂使幽雲野泉竒舟怪草豎  
鳥獸蟲魚輩皆欣欣熙熙似有知于感遇也至于緇徒羽  
人有解真空通氣者袈裟以贈之僊宮佛屋有靈蹤古跡  
者拂壁以紀之揮珠抵璣散落人口僅得五十章間以倡  
和贊獻之句凡一百首雖金石不同其音同歸于雅正黼  
黻不同其文同成于章施前不見劉白後不見皮陸又何  
人也子見受代之目盈編而歸獻于帝閣有駭宸鑒且使  
湖山之興不披圖而盡見之矣然則君之是役也得為  
大耋之階乎又何徒勞之歎邪茂苑吏王某同年也序以

附之

神童劉少逸與時賢聯句詩序

大君之所好天必從之物必應之猶影響爾是故虞舜修  
德丹鳳降其儀穆滿自狂八駿呈其怪善惡之跡休咎之  
徵斯不誣矣 有宋二葉天子好文之甚者也志重懸科  
親執文柄淑慝有別升沉靡私其間翹楚之士出白屋褫  
麻衣步赤墀矣黃閣者數多矣與夫集青囊於寢帷題御  
名於殿柱又相萬也遂使荒服之外獮俗策其文明草澤  
之中比屋化其文教一變至道三代同風不其盛哉東南  
之秀山川之靈應我昌運俊民挺生神童劉生蓋其人也  
嬰孺不群骨貌非俗真麒麟之駒鳳凰之雛也七歲孤藐



遊千山陰詩人潘閔見而奇之乃引之以語教之以詩生性如生知辭如老成一聯一詠令人振驚潘生許以並行誨之不倦且以其兄之子妻之逮十一歲成三百篇求之古人曾不多讓生又長于聯句敏而能精若虛谷之應聲洪鍾之待扣也矧餘杭會稽號為大郡督轉輸領郡縣者多朝之名臣矣至于儒素之士緇黃之流往往有秀民焉或召生以升堂或隨生以求友出句度以試之窮奇險以難之生意同預謀語如夙昔應聲而答旁若無人疑孟東野賈閔仙之徒變其精靈潛于左右更傳互授以助其言不然又安得敏捷清新之若是邪某聞之未甚信一日潘生與之偕行惠然肯顧因解榻以延之唱詩以驗之然後

知其神矣某初試以古人竹節偶相對之句生云花枝忽並開其蘊對之禽名多自呼比生之句踈矣某又常抱伯倫之醒病相如之渴因戲曰一迴酒渴思吞海生云幾度詩狂欲上天偶屬之奇他皆做此意蚌腹有珠待月而後成木性有火得燧而乃生以劉生之天才過潘生之善講成此神異不其然乎某詩集曰佩觿吳照尹羅君為之序矣時賢聯句凡數百言若無甄收且恐淪墜序以冠之列之于右

### 送樂良秀才謁梁中諫序

天下之人背道義而趨勢利者衆矣是故權門火炎歸之如市散地灰冷過而弗顧偷薄苟且率以為常非士君子



謀道狗義烏能矯世而行哉茂苑樂生稟江山之氣為英  
秀之士讀書秉筆務于立言遊聖人之閭域修通儒之事  
業傑出江外人無與偕自予作吏長洲言交有日遺書贊  
文頗見其志但若涉海而輕百谷登岳而小群山又孰知  
其汪洋峻極之勢歟居一日生挂帆艤舟歛戶言別問其  
行則曰謁梁公于淮楚也問其故則曰詔學道之消長也  
言謫官之顛顛也噫梁公與古為徒與時相戾守大方而  
中立稟上智而不移顛躓官途三十年矣以至自官僚分  
司以貳車左降淮水之涘衡門闔其甑有委塵突無黔色  
雖原憲之非病諒賈生之慟哭聲利之輩輕而笑之但見  
長淮湯湯東吳接會使星朝客鱗鱗其舟有能過門而一

顧又何人哉生之往矣其有旨乎攜盈縮之文陳函丈之  
禮弔擯斥之賢非謀道者邪鄙權豪之門非狗義者邪昔  
余重生之文今余知生之行矣先是梁公之牧蘇也撫民  
之餘待士尤謹延譽後學激勸遠人于特樂生居客之右  
亦猶常袞廉問閩川引歐陽詹以為上客閩人始舉進士  
今昔相望曾何愧與生之是行也得非士為知己者邪武  
丘草萋吳苑波淥行春色態濛濛着人去登龍門再見君  
子請益之外幸道我伏膺之志焉

送許製歸曹南序

士君子脩辭立誠必先之以孝悌孝悌著而後忠可移矣  
反是道者吾何取焉穎川許生大族也先君以學古入官



終州縣之職齊魯濟汶間至今號為廉吏仲父季父俱擢  
進士第有大才而無顯位惜哉是以高門之慶鍾於子孫  
烏元昆今曲臺博士員大名於天下長塗遠馭未易知也  
先是博士之釋褐也補秋官掾於江陵再命為均陽倅先  
夫人以衰老之年樂處鄉曲故板輿不行留生以侍左右  
盡生事死葬之禮則生之孝可知矣博士之立朝也通理  
於蘇命生偕行以幹家事盡在原禦侮之義則生之悌可  
知也噫生行已光而名未立矣矧皇上嗣位已來登進士  
第者不下千餘人顧生之懷能無戚戚乎然生行周業茂  
于人無媿將見受鄉老薦取太常第猶抵掌爾然後以孝  
悌之行移之於國則忠又可知矣豈以先後為意哉江梅

弄黃江雨飄白別酒未盡征帆屢移平蕪遠山連衰千里  
之子于役相別何之曹無禮義之國也至止之日慎其交  
焉斯所謂以言之送也生勉之

贈別鮑秀才序

皇家耕藉之歲僕始自廷評擢補諫官分直于太史氏越  
三月以家寄江都告假迎侍亦既遂請泐流而東至止之  
日會同年光祿丞河東薛公昭屈文學之才職關市之稅  
評文話舊泠然得明公出文歎十章即進士鮑生之作也  
命題立意殆非常人其為學也依道而捷德其為才也通  
古而達變其為識也利物而成務求之廣場未易多得僕  
固願與之交且賀薛之能知人矣翌日縫掖而來光我衡



華風骨俊茂言論閑雅非風塵之人微其氏族乃明遠之  
裔耳世以儒術為事先君隸錢氏為陪臣國小而才大故  
功弗之立歸朝終大僕丞位卑而道屈故慶及後昆其有  
後于宋乎不然又安得富生以天才遇生以昌運乎先  
是皇上即位已來策試貢士必親臨之是歲始委有司  
宜如故事上且曰予官人牧民十有四載敬貢舉取士者  
實五年重以郡縣至廣吏官多闕刺史二千石絕辟命之  
路公卿大夫無資廕之恩雖九品下僚一邑小吏必由鄉  
舉而後進苟求備以取人則其如庶官何是以四科之中  
所尚文行三事之內兼採言兒或門閥淪墜者繼其絕以  
第之或場屋衰晚者哀其窮以與之得人既多矣補吏既  
足矣是用登革復以典彙凡今取才必萃英髦所以慎名  
器而激風俗也天下寒俊聞而樂之夫如是生何患於窮  
乎青紫之貴可俯而拾之矣江梅墮枝溪竹翻籜因旅火  
以何適縻王爵以言歸廣陵秋風望子之隨計曲江春色  
見子之必榮其間勤道以自強加飡以自愛勿辜我名聲  
之望爾生勉之

送榮禮丞赴宋都序

鴈池國東之巨屏也天啓我祖封于高丘玄德升聞乃授  
周禪既建大號斯為名藩必求親賢用錫茅土重始封也  
今上嗣統以來或以儒官承其乏繫于才而不繫于位矣  
故朝之能臣相望前後蓋孟諸域中之大數征賦寔繫汴



流天下之通津漕運斯在不有餘及孰能釐之端拱元祀  
春二月詔以曲臺丞榮公出蒞于宋旌汝陽之善政也公  
之文行門地吾儕仰之吾君知之是以丑榜之中擢進士  
第者有四人焉父子兄弟燦乎士林昔社正倫一家三秀  
當時猶稱為盛方我茂族不其遠哉是行也宋居其泰乎  
青門曉晴皇華啓行隋岸柳翠浚郊草平駕駢駢之四牡  
別岷峨之五城撫臨近輔利澤編吐君之望也公之職也  
可不勉哉

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夫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國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  
私莫親乎書殿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禁

第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